

#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 香港公民社會：從開放之城到恐懼之城

2022 年 10 月 3 日

### 簡介 (PDF)

本報告探討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實施後的兩年裡，曾經充滿活力的香港公民社會發生了怎樣的巨大變化。於 2020 年生效。它提供了相當於口述歷史的信息。本報告摘錄的採訪提供了有關鎮壓如何改變香港的見解，包括當局為壓制異議而採取的措施；因公開反對政治迫害而被拘留的人面臨的挑戰；最具影響力的獨立媒體機構和最大的民間組織被迫關閉後的民間社會狀況；

### 概括

本報告中的採訪提供了證據，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瓦解了香港的公民社會，以粉碎抵抗的社會基礎。在 2019 年針對允許當局將刑事被告轉移到中國大陸的引渡法案的一系列大規模抗議活動中，民間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組織和動員。作為回應，中國政府通過香港當局採取行動和政策，扼殺了香港一度自治且有影響力的民間社會組織。被警方逮捕的 10,000 多人包括民間社會領袖、社區組織者和專業人士。這項工作的關鍵工具是中央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頒布的《國家安全法》，這允許當局以“恐怖主義”、“顛覆”、“分裂國家”和與外國勢力“勾結”的罪名將香港的個人作為目標。香港當局還使用殖民時代的煽動法對不同意見提出指控，無論意見多麼溫和，包括在一個案件中在法庭上拍手。除了鎖定個人和關閉組織外，當局還採取了合作方式，加強了對各種自治專業部門的監管。

### 1. 背景和方法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將公民社會行為者的行列包括為“人權捍衛者、人權非政府組織、律師協會、學生俱樂部、工會、大學機構、博客作者、環境權利活動家或與受歧視的群體。” [1]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關於 2022 年 7 月香港遵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四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對“民間社會組織數量過多”表示關注。... 已搬遷或停止運營”以及對組織領導使用“註銷”和“提起刑事指控”，並呼籲當局“採取具體步驟廢除現行國家安全法，同時，不適用法律。” [2]

這份報告為香港曾經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的廣泛代表發出了聲音。委員會工作人員於 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6 月對 42 人進行了直接採訪，其中包括現任和前任律師、醫務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工會組織者、立法者、區議員、基督教神職人員、學生活動家、當地記者、外國記者和國際和當地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以英語或粵語進行採訪，並將粵語翻譯成英語。本報告由每位受訪者提供，並引用了其中的 33 人。受訪者批准了報告文本框中描述的採訪摘錄。

**匿名注意事項：**本報告在香港境內外接受採訪的一些民間社會活動家和分析師要求不要將他們的名字與他們的引述相關聯，以保持匿名。一些受訪者表示擔心，與委員會工作人員交談可能會面臨根據聲稱具有治外法權的《國家安全法》與外國勢力“勾結”的指控，並可能使留在香港的家庭成員、前同事和活動人士處於危險之中。 [3] 那些要求匿名的受訪者的描述已經取代了真實姓名和頭銜。

以下是受訪者名單，按報告中出現的順序排列：

1. 公民人權陣線前召集人
2. 自 1980 年代以來的工會組織者
3. 一位新教牧師和資深公民社會領袖
4. William Nee · 中國人權捍衛者研究與宣傳協調員
5. Patrick Poon · 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29 項原則的顧問
6. 具有公民社會專業知識的教授
7. 前學生領袖
8. 醫管局僱員聯盟前副主席 Ivan Law
9. 西蒙·李 · Next Digital ( 蘋果日報母公司 ) 前高管
10. 激進主義醫生
11. 前民選立法委員
12. 前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
13. 辯護律師
14. Samuel Bickett · 美國律師 · 人權活動家
15. Ching Cheong · 資深記者 · 在黨和國營報紙文匯報工作15年
16. 前蘋果日報編輯 · 20多年新聞工作經驗
17. 香港電台前工作人員
18. 全球媒體組織的調查記者
19. Louisa Lim · 墨爾本大學記者兼高級講師
20. 前文科教師
21. 一位了解香港天主教的基督教神職人員
22. 抗議前線的牧師
23. 流亡社會科學教授
24. 具有中國和香港政治專業知識的教授
25. 在抗議前線的前社會工作者
26. 香港Unison創始人兼前執行董事Fermi Wong
27. 克萊爾 · 香港研究生
28. 香港教授
29. 香港大學人權法的美國學生
30. 香港前競選活動家鄺中青
31. 前區議員
32. 香港公民社會教授
33. 被罷免的民選區議員李顯龍

## 2. 訪談與分析

### 一個。香港：公民社會曾經繁榮的地方

在實施《國家安全法》之前，民間社會組織在香港有廣泛的活動空間。民間社會組織和活動家致力於廣泛的主題，例如民主選舉、人權、土地使用、商業壟斷、最低工資和環境可持續性。他們還支持少數群體和 LGBTQ 社區的權利保護。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 2004 年的一項研究估計，有 550,000 至 710,000 名香港居民參與了志願活動，這“極大地促進了香港的整體生活質量和個人發展機會”。<sup>[4]</sup>

與提供社會服務的公民團體不同，倡導政治、社會和經濟事業的公民團體不願接受政府資助，這可能會損害他們的自主權和批評政府政策的自由。<sup>[5]</sup>這種考慮促使他們聯合起來向公眾募捐，並引起人們對他們事業的關注。<sup>[6]</sup>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民間人權陣線，這是一個由民主團體組成的繖形組織，成立於 2002 年，每年 1 月 1 日和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舉行大規模的年度示威活動。<sup>[7]</sup>成立於 1989 年的香港愛國民主運動聯盟於 6 月 4 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一年一度的燭光守夜活動，以紀念天安門大屠殺。<sup>[8]</sup>兩個特別大的工會與這兩個傘式組織緊密相連。工會聯合會成立於 1990 年，並擴大到包括 75 個附屬工會，它與陣線和聯盟有一個共同的創始人李卓人。<sup>[9]</sup>專業教師聯盟成立於 1974 年，發展到擁有約 95,000 名成員，是陣線、聯盟和聯邦的成員。<sup>[10]</sup>

“香港的公民社會過去常常被頭條新聞上出現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的圖像所捕捉。1月1日、7月1日、10月1日，數以萬計、數十萬、甚至數以百萬計的人，按照主辦方的指示，一身黑衣或一身白衣，緩緩流出維多利亞公園，向中央政府機關走去。6月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閃爍的蠟燭海洋向世界傳達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信息。

“在新聞鏡頭後面，每年的示威活動都要求成員團體通過設置街頭攤位、懸掛街頭橫幅、分發小冊子、舉辦研討會、收集簽名和協調資源來提高投票率。在這一年剩下的時間裡，民間組織通過定期開會討論政府政策和共同關注的問題、撰寫政策建議、進行培訓以及與志同道合的人分享想法，保持活躍。

“因為政府的加持，香港可以享受一個沒有民主的自由社會。政府官員急於與民間團體討價還價，既要加強治理，又要尊重“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的承諾。為各種事業而奮鬥的公民團體，從普選權到經濟正義和少數族裔平等，蓬勃發展並贏得了一些政策變革。另一方面，一旦當權者停止實行政治寬容，公民社會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公民人權陣線前召集人

“工會聯合會由一群獨立工會的領導人於 1990 年成立，得到了 1980 年代一直幫助工人組織起來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支持。當時，香港的工廠搬遷到了邊境，留下了無薪工人。聯合會成立後，不僅與藍領工人合作，還與教師、社會工作者、醫務人員、公

務員和其他專業人士等白領工人合作。這為 2019 年至 2020 年的工會化浪潮奠定了人力和知識基礎設施。”

— 1980 年代以來的工會組織者

“民間社會讓香港其他地區順利運作。公民團體通過將需要幫助的公民和可以貢獻金錢、時間和專業知識的公民聚集在一起，為社會穩定做出了貢獻。他們還通過充當官員和社區之間的渠道並將投訴傳遞給負責的辦公室來改善治理。”

——一位新教牧師和資深公民社會領袖

“美好的舊香港是一個生態系統，可以為每個人提供一些東西：高效和廉潔的官僚機構、彬彬有禮和專業的警察、為當地人和外籍人士提供的優秀教育系統、世界一流的大學、免費媒體、令人興奮的藝術場景和文化活動。

香港是觀看中國大陸的好地方。在這裡，記者、學者、國際非政府組織、地方團體和在中國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互相學習、交流思想、接受培訓，只是為了玩得開心。自由派華人來求學，從事人權工作，貪官來存錢。當然，它可以為那些從事國際金融工作的人提供很多東西。”

——William Nee，中國人權捍衛者研究與宣傳協調員

## 2019年反送中抗議

民間社會為 2019 年反送中抗議的大規模動員提供了網絡。除了公民人權陣線在全市範圍內的示威活動外，包括醫務人員、社會工作者、公務員、律師、航空公司機組人員、教師、會計師、測量師、建築師和金融部門工作人員在內的專業團體也組織了單獨的集會。[\[11\]](#)一些專業人士，特別是醫務人員、社會工作者和律師，自願提供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服務。[\[12\]](#)餐館和教堂提供庇護。[\[13\]](#)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車主向抗議地點運送物資，並將抗議者帶到安全地帶。[\[14\]](#)建築工人捐贈頭盔。[\[15\]](#)路人拍攝了警察的虐待行為，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鏡頭。[\[16\]](#)正如《紐約時報》的頭條所言，“在香港抗議者的背後”，有“一支由志願牧師、醫生和藝術家組成的軍隊”。[\[17\]](#)

2019 年 6 月和 8 月，在 740 萬人口中，多達 200 萬人反對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法案。[\[18\]](#) 2019 年 11 月，160 萬選民在區議會選舉中投票支持民主派候選人，這被視為對抗議要求的全民公投。[\[19\]](#) 從 2019 年底到鎮壓行動，約有 4,000 個新工會註冊，其願景是將罷工作為下一個非暴力的異議手段。[\[20\]](#)

到中國中央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香港頒布《國家安全法》時，民間社會組織的大部分活動已從公眾視野中轉移，如 2019 年抗議期間，轉移到區議會和民間組織的會議室。在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間，警方以非法集會、暴動、持有武器、縱火和其他罪行的罪名逮捕了 10,000 多人後，抗議者的人數急劇下降。[\[21\]](#) 當局以 COVID-19 大流行為藉口禁止抗議，包括 6 月 4 日的年度燭光守夜活動。[\[22\]](#)

## 灣。解散民間社會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頒布，鎮壓的對象從抗議者擴大到組織。[\[23\]](#) 從 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有 203 人被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局或根據《國家安全法》逮捕。[\[24\]](#) 在 2021 年至 2022 年 6 月期間，《國家安全法》還直接和間接地迫使超過 58 個獨立組織關閉或解散——在某些情況下，是在高級官員被捕或受到威脅之後。[\[25\]](#) 例子包括：

- 最具影響力的數十年歷史的城市公民社會核心組織；特別是公民人權陣線、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盟、香港工會聯合會和香港專業教師工會；[\[26\]](#)
- 獨立媒體，包括 Apple Daily、Stand News、Citizen News 和 FactWire；[\[27\]](#)
- 支持民主的宗教團體，例如香港牧師網絡和好鄰居北區教會；[\[28\]](#)
- 2019 年和 2020 年成立的 612 人道主義救濟基金、Wall-fare、學生政治等新團體，為被捕者提供援助；[\[29\]](#)
- 於 2019 年和 2020 年成立的新工會，包括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和醫院管理局僱員聯盟；[\[30\]](#)
- 2014 年雨傘運動後成立的專業團體，例如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 和 Médecins Inspires；[\[31\]](#)
- 親民主組織，包括 18 個區議會聯絡處和沙田社區；[\[32\]](#)
- 人權觀察組織，如民權觀察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國際特赦組織；[\[33\]](#) 和
- 大學學生會。[\[34\]](#)

這一波鎮壓反映了中國大陸對被認為接受海外資助並參與學者吳馮士和陳健民所描述的“民主運動、宗教動員、民族分裂主義、人權，或任何被視為損害中國國際形象和國內政權合法性的事情。”[\[35\]](#)

“《國家安全法》意味著公民社會組織政治空間的終結。中國共產黨認為它正在與香港的外國勢力進行生死搏鬥。它決心使公民社會崩潰。

“我感到震驚的是，《國家安全法》採用了與大陸有關非政府組織登記、宗教事務、互聯網安全等方面的國家安全立法幾乎一字不差的語言。

“《國家安全法》故意含糊不清——法律越含糊，就越容易控制人們，因為人們只能猜測是什麼讓他們被捕，從而進行自我審查。通過創造一個高度恐嚇的環境，當局讓每個人都擔心她會成為下一個。

“警方不僅根據《國家安全法》進行逮捕，而且還以煽動叛亂罪進行逮捕。[\[36\]](#) 根據香港殖民時代的法律，煽動叛亂是一種言論犯罪，類似於中國大陸的煽動。幾乎任何東西都可能受到煽動。歐嘉倫是一位溫和但廣受歡迎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煽動叛亂被捕。[\[37\]](#) 六人因在法庭上拍手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盟領袖周恆東而被捕。[\[38\]](#)

“這種鎮壓採取了一種令香港震驚但在中國大陸卻很熟悉的做法：首先針對最有影響力的人，然後逐個列出名單，在早上 6 點進行大規模逮捕，進行大規模審判，並拒絕保釋。香港還沒有中國大陸那麼糟糕，被捕者仍然可以接觸到家人和律師，但它正朝著越來越‘大陸化’的方向發展。”

“鎮壓來得如此之快，如此嚴厲，以至於香港人對此毫無準備。例如，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盟幾乎沒有開始討論是自行解散還是反抗到底。在他們有機會做出決定之前，主要官員就被捕了，這也迫使該組織關閉。”

——具有公民社會專業知識的教授

“國安法實施後，我繼續在街頭設立攤位，分發小冊子，聯繫志同道合的居民。然而，我被跟踪了，我的手機被黑了。一位父親是公務員的朋友警告我，我必須停下來，否則我會被捕。香港言語治療師總會的五名出版兒童書籍嘲諷鎮壓的成員全部被捕，這讓我不寒而栗。[\[39\]](#)沒有人想成為任何組織的關鍵人物了。”

——前學生領袖

“香港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經歷了歷史上最強勁的工會浪潮，當時約有 4,000 個工會註冊。抗議活動推動了這種熱情，因為早期的總罷工收效甚微，街頭運動也遇到了瓶頸。

“很快，勞工部的工會登記處就出現了各種工會。註冊表過去從不詢問有關會員資格和活動的問題。他們創建了由受信任的個人擔任的新職位，以審查所有工會。登記處有權要求工會交出會員資料，並審查工會是否採取了不符合登記目的的行動。他們發信要求我們解釋被認為是政治性的、與工會登記無關的活動，包括罷工、街頭攤位、電影放映和參加初選。這些工會解散，組織者離開香港。”

——醫管局僱員聯盟前副主席 Ivan Law

“香港政府一直在切斷媒體和民間組織獲得資金的渠道，以此作為鎮壓民間社會的策略。

“在打擊行動中，警方針對蘋果日報及其母公司 Next Digital、612 人道救援基金、好鄰居北區教會以及許多其他在眾籌方面取得成功的組織。他們逮捕了 612 名受託人，調查了教會用於“洗錢”的資金，並凍結了他們的銀行賬戶。此外，有人擔心為上述民間社會組織做出貢獻的個人是否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儘管小型組織、獨立記者和新聞平台仍然可以依靠眾籌來繼續運營，但政府官員已經建議他們將收緊公共籌款。”

——Simon Lee · Next Digital ( 蘋果日報母公司 ) 前高管

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小的組織仍然存在。然而，他們發現操作越來越困難。一個例子是由被解僱的記者和其他專業人士組成的獨立書店，香港自由報將其描述為“提供[ing]思想[和]社區自由”。[\[40\]](#) Hillway Culture 和另外兩家小型獨立書店被排除在貿易發展委員會的官方書展之外。[\[41\]](#)他們在 2022 年 7 月 14 日至 19 日舉辦了自己的“香港人書展”。[\[42\]](#)書展應該開始的前一天晚上，場地所有者以違反租約為由取消了活動。[\[43\]](#)

### C. 打擊抵抗：限制公民社會的基礎

香港中聯辦主任羅惠寧表示，要打擊任何“硬阻力”，規範“軟阻力”。[\[44\]](#)在談到“硬抵抗”時，羅解釋說，“那些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和‘拒絕黨的領導’的人構成了‘生存威脅’，代表了‘真正的敵人’”。[\[45\]](#)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樣譴責反對引渡法案的抗議者和批評國家安全法的人是“人民的敵人”。[\[46\]](#)由於羅未定義“軟阻力”，[\[47\]](#)北京某智庫副總裁認為，該詞適用於意識形態領域，涵蓋“散佈虛假信息、製造恐懼、惡意攻擊特區和中央政府、惡意曲解《基本法》”等行為。[\[48\]](#)

官方的這些聲明得到了官方新聞媒體的響應。《大公報》將“一些通過選舉進入特區政治體制的政客、一些標榜西方民主理論的大學教授、一些聲稱新聞自由的媒體”列為威脅。[\[49\]](#)人民日報點名香港大律師公會，稱其為“街頭老鼠”。[\[50\]](#)人民日報與新華社也將專業教師工會稱為“毒瘤”。[\[51\]](#)據報導，中央官員和香港建制派立法者強調需要“改革”司法、媒體、宗教、教育、社會工作和醫療部門。[\[52\]](#)這張網被廣泛投下是因為，據倫敦 SOAS 中國研究所所長 Steve Tsang 稱，習近平“基本上將香港視為叛亂的領土”。[\[53\]](#)

“本質上，任何拒絕被收買或屈服於權力但堅持專業原則和批判性思維的人都被視為敵人。”

——激進主義醫生

“人們談論他們如何不知道紅線在哪裡。我們面臨的比紅線還糟糕，它是一張廣布的“紅網”，以盡可能多地捕捉。香港的這種“紅色恐怖”比台灣被稱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專政還要糟糕。[\[54\]](#)蔣想在國際壓力下保持自由的外表；因此，他仍然允許地方選舉，並在競選期間暫停鎮壓。在香港，政府在 2019 年區議會選舉後取消了自由和公平的選舉。現在，‘選舉’只針對橡皮圖章精心挑選的‘愛國者’。”

——Patrick Poon · 東京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中國政府今天對香港的鎮壓比英國香港政府鎮壓 1966 年和 1967 年的共產暴亂還要糟糕。警察中有一個政治單位針對反對派，但沒有將言論定為犯罪。

“為了說明今天誰在指揮，黨控制的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襲擊了個人和組織，然後國家安全警察按照命令進行逮捕。”[\[55\]](#)

——前民選立法委員

### d. 監管專業人士和專業部門

羅惠寧提到打擊“硬抵抗”的運動，預計將伴隨著規範“軟抵抗”的措施，包括加強政府對媒體和教育部門的監督。[56]《國家安全法》第9條要求香港政府“加強……對涉及學校、大學、社會組織、媒體和互聯網的國家安全事務的監督和監管”。[57]在習近平於2022年7月1日在香港發表講話後幾天，他在講話中說“政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58]中聯辦與社會各界，包括公務員、社工、教育、商界、信息技術、政黨、政社區團體。[59]正如下面將要討論的各個專業部門所說明的那樣，對“軟”抵抗的監管也指破壞自治組織和解除異議的威脅和激勵。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實行“統一戰線”或“拉攏”，通過建立個人關係和授予頭銜，將無黨派的香港人拉到自己一邊。[60]當局根據《國家安全法》加強了這項運動。[61]當局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來消除不同專業領域的“軟阻力”。在每個部門內，雖然前線抗議活動的主要組織者面臨逮捕，但其他成員已被增選。以下小節討論了對法律、媒體、教育、宗教、社會工作和醫療部門的影響。

“當局已經收緊了對提供人類服務的職業的約束。事實證明，專業組織的存在使當局很容易乾預，不僅通過許可和資格要求，還通過選舉管理委員會。這就是律師、教師、社會工作者、會計師、測量師、醫生、護士、建築師等受到控制的方式。”  
——前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

## 腐敗的檢察官、法官和法治

2019年，香港人抗議一項允許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法案，擔心可能違反正當程序。[62]觀察人士指出，在《國家安全法》頒佈時，當局已經開始侵蝕司法系統。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亞洲法律中心2021年的一份報告記錄了國家安全案件中“對司法獨立性的擔憂”。[63]在因國家安全或煽動叛亂罪被捕的203人中，123人已被正式起訴。[64]他們的正當程序權利——包括聘請自己選擇的律師的權利、保釋權、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現在受到質疑。[65]當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主席基思·里奇伯格解釋他取消2022年人權新聞獎的原因時，他表示擔心該俱樂部可能會因“協助、促進和慶祝煽動叛亂”而受到調查，他們“不會得到公平的聽證會”在國家安全法官面前。[66]他補充說，政府將法治理解為“警察幾乎可以出於任何原因出庭逮捕你。這就是現在事情的可怕之處。”[67]

“香港人並沒有為法治的徹底崩潰和法官的增選做好心理準備。隨著雨傘運動，法院仍然以公眾的面目展現正義。對於2019年的案件，法院完全遵守了政治命令。因此，如果我們想了解為什麼公民社會會如此迅速地崩潰，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為什麼曾經在香港似乎已經確立的法治會如此容易受到損害。”  
——具有公民社會專業知識的教授

“很多香港人原本對國安法並沒有那麼恐懼。根據2014年雨傘運動的情況，他們認為即將到來的逮捕將僅限於最知名的公眾人物。雖然他們知道司法部會順從命令，以最重的罪名起訴盡可能多的人，但他們仍然相信法官的獨立性。他們希望在受審期間獲得保釋，審判將基於證據，刑罰將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國際人權標準。2021年2月28日，參與初選的47人遭到大規模逮捕，大多數人被拒絕保釋，這動搖了他們的信念。[68]  
——Patrick Poon，東京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香港的檢察官和法官此前對公共秩序被告人的言論自由權表現出敏感，這與普通法傳統一致。[69]2014年雨傘運動後，原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陳佐爾和當地建制派政客抱怨，法官釋放了大多數與抗議有關的被告或從寬判刑。被定罪的少數人。[70]相比之下，2019年抗議活動引起的案件中的被告因行使受保護的言論和集會自由權而被判重刑。[71]時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手下的檢控官將持有的日常用品或工具，如“剪刀、剪線鉗、彈弓、塑料拉鍊、內六角扳手、耐熱手套、打火機、氣霧劑”作為“犯罪意圖的證據”罐頭、護目鏡、呼吸器、木板、鋁桿和激光燈，這些年輕人穿著黑色衣服，戴著口罩，站在高呼的人群中。[72]法官同樣“將公民不服從行為描繪為對社會的潛在威脅”，並談到“有必要阻止犯罪行為，即使[過去]發生的混亂或暴力很少。”[73]

“香港的法治已變成虛構。政治案件沒有公平審判。無論控方要求什麼，它都會得到。無論防守方要求什麼，它都會被關閉。看到法官以正義的名義實施不公正，令人心碎。

“轉折點是2020年12月被關閉的蘋果日報的出版人黎智英在終審法院審理的案件：控方威脅說，如果黎獲得保釋，他們將重新逮捕他，並將他送至終審法院。邊界。

“在與抗議有關的案件中，除非被告能夠證明自己是無辜的，否則定罪是有保證的。被告僅因擁有呼吸器或護目鏡或穿著黑色而被定罪，而無需任何證據證明她或他犯下暴力行為。

“鑑於定罪幾乎已成定局，辯護律師面臨道德困境。我們是否建議我們的客戶認罪以減刑三分之一？還是我們建議他們不要對他們沒有犯下的罪行認罪？

“在國家安全法案件中，被告認為精心挑選的法官肯定會定罪。許多被拒絕保釋一年多的人已經失去了戰鬥的胃口。但是，同樣的罪行有兩到三類刑罰：對主犯判處十年至無期徒刑，對積極參與者判處三年至十年徒刑，對其他參與者判處最長三年的短期監禁。傳統的三分之一量刑折扣不能將實際量刑減少到低於每個類別的最小值。如果被告屬於較低的類別，認罪可能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被告人被認為犯有性質嚴重的罪行，則不應認罪。然而，被告在審判前並不知道他們屬於哪一類。因為這，律師不知道如何為客戶提供建議。這太不公平了。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在2019年案件的早期審判中，一些被告獲得了懷疑的好處，並按照傳統標準被判無罪或判刑。然後麻煩接踵而至。檢察官將尋求對無罪判決和判決的審查。很快，主持過此類案件的法官沒有被分配新的案件，沒有被調到其他職位，或者被要求提前退休。相比之下，有信念的法官很容易獲得更多案件的獎勵，並被提升到更高的法院。

“司法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堅持長期專業原則的公訴人已離開私人執業。那些仍在工作的人積極起訴。

“因此，對司法獨立的干預並非以人們想像的方式發生。政府官員或國家安全辦公室不必召集法官並指導他們如何裁決。法官知道對他們的期望。不需要直接干預。

“這個職業將屈服。很多同事都走了。我們中的一些人留下來代表我們的客戶。我們有時會想：我們只是在給被破壞的法治披上一層合法性的外衣嗎？”

——辯護律師

以法律援助“改革”的名義，接受法律援助的被告人不再有權選擇法律代表，而不得不聘請政府指定的律師。[74]與此同時，曾經提供法律援助的各種支持團體，例如612人道主義救濟基金，已經關閉，受託人或官員被捕。[75]此外，被告面臨隨後被評估與法院認為具有“民事”性質的某些審前問題相關的檢方費用的風險。唐英傑的案子是國家安全法下的首宗案件，除了被判九年徒刑外，還被法院判令向律政司支付 138 萬港元（約 176,000 美元）的訴訟費審前人身保護令申請和拒絕陪審團審判的審查。[76]美國律師塞繆爾·比克特（Samuel Bickett）因襲擊警察而被捕、定罪並被判刑。[77] Bickett 進行了乾預，以阻止一名男子用可伸縮的警棍打一名少年。[78]該男子後來證明是一名下班警察，但在現場反復詢問時否認是一名警察。[79]

“2022 年 4 月 22 日，我向終審法院（CFA）申請推翻對我的非法定罪和監禁。但在 5 月 10 日，CFA 的註冊官作出答复，甚至拒絕舉行聽證會，儘管該案件顯然符合 CFA 審查的低法律標準（提出“合理論證的主張”）。6 月 5 日，我再次申請，這次繞過註冊官，直接向由法官組成的上訴委員會提出申請。我目前正在等待對該申請作出裁決，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終審法院已決定避免審理有爭議的案件，因為這些案件可能會被迫做出違背北京利益的裁決。”

——塞繆爾·比克特，美國律師、人權活動家 [80]

政治案件的辯護律師僅僅因為履行職責就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前酒吧主席保羅·哈里斯（Paul Harris）在黨刊《中國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批評哈里斯對該行業構成“生存威脅”後離開香港。[81]國家安全警察在他離開前夕傳喚他進行訊問。[82]人權律師邁克爾·維德勒（Michael Vidler）在國家安全法官陳史丹利（Stanley Chan）利用被告持有維德勒公司的名片作為抗議的有組織性質的反映後離開了這座城市。[83]維德勒將法官的評論解釋為“國家安全警察對[他的]公司採取行動的呼籲”，並認為他“可能與[他的]客戶被指控的罪行有關”是“可怕的”。[84]

與此同時，大律師公會面臨壓力，要求其擺脫其作為“政治化組織”[85]的傳統角色，該組織公開反對在香港鐵路終點站的聯合檢查站安排，稱其“不可挽回地違反”了《基本法》的完整性。[86]並將《國家安全法》描述為“與……由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不可調和”。[87]在最近於 2022 年 1 月舉行的領導人選舉中，該協會選擇維克多·道斯（Victor Dawes）擔任主席，他沒有批評《國家安全法》，並監督發表了重複政府談話要點的聲明。[88]

## 消滅獨立新聞

據記者報導，曾被全球之聲稱為“新聞自由燈塔”的香港，其新聞自由排名從 2002 年的第 18 位下降到 2011 年和 2012 年的第 54 位，2021 年的第 80 位和 2022 年的第 148 位無邊無界。[89] 2021 年 6 月，香港保安局凍結了《蘋果日報》的資產，迫使決定關閉《蘋果日報》。[90]同樣在 2021 年 6 月，國家安全警察逮捕了蘋果日報的五名高管，其中兩人根據《國家安全法》被拒絕保釋。[91] 2021 年 12 月下旬，《立場新聞》及其編輯在煽動法下遭受了同樣的命運。[92]這觸發了公民新聞在幾天後自行關閉。[93]

“我在親北京的媒體《文匯報》工作了 15 年。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北京的統一戰線運動就開始了。新中新社社長許家屯一開始就以友好的方式與報社老闆和高管大快朵頤。他成功地贏得了前親台灣的星島日報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主流報紙《明報》。1989 年天安門事件，連大公報、文匯報也造反。1990 年代，中國共產黨派出值得信賴的媒體人員到各種媒體直接控制編輯政策。例如，郭鶴年收購了英文版《南華早報》。親北京的新聞執行官比爾陳隨後接任並控制了 TVB 新聞和 NOW TV 新聞。

“如果不是黎智英的《蘋果日報》，香港的獨立媒體在 1990 年代會相當低迷，它成為最突出的民主派媒體。”

——Ching Cheong，資深記者

“當局一直想控制香港的獨立媒體。然而，2021 年的鎮壓標誌著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限制那些可以控制的媒體，消滅那些不能控制的媒體。前者包括有線電視中國新聞、現在電視和香港電台。後者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公民新聞》和香港記者協會。這種區別是基於每個組織的編輯職位；他們實際發布的內容並不重要。

“因為黎智英的民主立場，《蘋果日報》先於其他媒體遭到鎮壓。2013 年，報紙開始遭受廣告抵制。2014 年，歹徒包圍了該報的大樓。當時，我們仍然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報警並尋求補救。2019 年，該報網站屢遭攻擊。員工的香港身份證、員工證和照片都放在離岸網站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照片與我們的中國大陸回鄉證上的照片相同，這表明中國當局可能參與其中。

“在 2020 年《國家安全法》實施後，《蘋果日報》對新聞和評論進行了緩和。但這無助於避免滅絕。

“2020 年 8 月 10 日，200 名警察突襲了蘋果日報總部。他們以涉嫌串謀欺詐罪逮捕黎智英和四名高級管理人員，因為該報的場所被用作另一家公司的郵寄地址。警方的隱藏意圖是沒收 25 箱文件。蘋果日報有一個慈善基金來幫助有需要的學生支付學費，特別是那些因為政治分歧而與父母鬧翻的學生。警方懷疑該報付錢給學生製造汽油彈。警方還想檢查那些被控暴動的人是否在我們的名單上。

“在那次突襲中，我們新聞部門的人並不太擔心。警察封鎖了新聞台。我們認為升級的鎮壓僅限於使用不合理的指控來騷擾報紙。我們認為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嚴格遵守規定。我們沒有想到該政權的最終目標是滅絕。

“2020 年 12 月 2 日，情況急劇惡化。吉米再次被捕並被拒絕保釋。他被短暫保釋，但很快又被拒絕。即便如此，我們仍認為當局只針對吉米，而且仍有新聞空間。

“2021 年 4 月，建制派人士散佈國家安全警察將關閉《蘋果日報》並進行逮捕的消息。到那時，很明顯，報紙本身——不僅僅是吉米——被誣陷為敵人。工作人員舉辦了研討會，並就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諮詢了律師。蘋果日報應該繼續印刷還是自行折疊？決定是繼續印刷，同時放棄聳人聽聞的故事，並在採訪中加入親建制人物。我比其他人更擔心。律師和同事的評估基於過去的經驗。但《國安法》呈現了一個沒有任何底線的全新遊戲。如果當局可以在 2 月 28 日逮捕 47 名候選人並拒絕其中大多數人保釋，他們顯然不會在意取締蘋果日報的任何後果。

“《蘋果日報》停刊後，傳聞稱 Stand News 將是下一個。但《立場新聞》的朋友認為，《蘋果日報》的問題在於吉米涉嫌與外國勢力勾結。只要不勾結，他們就應該能夠生存。最終，警方在 2021 年 12 月下旬以煽動罪名取締了《立場新聞》。蘋果日報前高管也被控煽動叛亂罪。由於煽動叛亂的逮捕和定罪門檻要低得多，顯然沒有新聞空間。因此，公民新聞決定在 2022 年 1 月上旬自行關閉。”

——前蘋果日報編輯，20 多年新聞從業經驗

“在關閉之前，Next Digital 的子公司 Apple Daily 擁有超過 600,000 名付費訂閱者和足以維持財務運營的現金餘額。2021 年 6 月 20 日，Next Digital 宣布決定關閉該集團在香港的報紙、出版物和所有在線業務，這是銀行根據香港政府的命令凍結公司資金的直接結果。

“當局並沒有就此止步。蘋果日報關閉後不到一個月，香港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利用《公司條例》的條文，委任公共會計師陳嘉誠為特別監察員，審查壹傳媒的賬目。2021 年 9 月，財政司司長以公眾利益為由，根據督察的中期報告，決定提出清盤呈請，以清算 Next Digital。

“香港高等法院委任的清盤人進一步試圖接管一直獨立運作的台灣蘋果新聞。2022 年 6 月，法院指定的清算人試圖阻止將 Apple News Taiwan 出售給台灣財團，稱這是“未經授權的出售”。

——Simon Lee，Next Digital（蘋果日報母公司）前高管

“香港電台作為一家公共廣播機構成立了半個多世紀，但在前任廣播總監李柏全的領導下，僅僅三個月就突然變成了宣傳工具。**[94]**在李先生被任命之前，公共事務團隊擁有編輯自主權，可以就任何有爭議的問題製作節目，包括中聯辦干預香港和警察濫用職權。這些天來，管理層對每一位受訪者、每一次採訪、每一句話、每一行、每一個標題、每一段鏡頭都進行了微觀審查。香港電台的節目可能看起來一樣，但精神已經不存在了。

“我辭職是因為我不想宣誓就任公務員，不想真正成為黨的幹部。誓言和新的行為準則一起意味著你很容易因為在你的 Facebook 賬戶上發布支持民主的信息而被解僱。

“留下來的員工知道，他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製作節目或採訪人，只能聽從上級的命令。他們希望他們不必做任何邪惡的事情。如果他們能夠捍衛這一底線，僅此一項將是一項重大貢獻。”

——前香港電台工作人員

“我是一名美國調查記者，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擁有 30 年的工作經驗。我離開了香港，因為工作變得不可能了。

“2019 年，我在黎智英（被關閉的蘋果日報出版商）的住所接受採訪後，被親北京的東方日報記者無禮地跟踪並拍照。之後，每當我提到一些敏感詞時，我的電話就會被切斷，尤其是“華為”（我曾寫過批評華為的文章）。2019 年夏天，當我與親民主人士一起採訪示威遊行時，親建制派的記者們咄咄逼人地給我拍照。當我在外國記者俱樂部採訪一位香港知名作家時，有人站在窗外看著我們。這嚇壞了不想被引用的受訪者。我帶領的徒步旅行吸引了親民主的徒步旅行者；然後親建制的人詢問我們的談話。這一切都給我帶來了難以置信的壓力。如果我不與人交談，就很難進行調查性報導。我也不想給沒有能力做任何幫助的人帶來麻煩。當我降落在杜勒斯機場時，我感到如釋重負。然後，一天後，一位在深圳華為工作的老同事，和我很久沒有聯繫，突然給我發了一條信息，問我在哪裡，過得怎麼樣。這表明他們在我離開香港時就失去了踪跡，也許只知道我何時登陸美國並打開手機。”然後，一天後，一位在深圳華為工作的老同事，和我很久沒有聯繫，突然給我發了一條信息，問我在哪裡，過得怎麼樣。這表明他們在我離開香港時就失去了踪跡，也許只知道我何時登陸美國並打開手機。”

——一位全球媒體組織的調查記者

“我在香港長大，我是那裡的永久居民。但鑑於我所寫書籍的主題——《不可磨滅的城市：香港的剝奪與反抗》和《失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我認為返回並不安全。**[95]**現在很難報導香港，因為在法庭案件中，與外國記者交流的事實正被用來拒絕保釋請求。這意味著被採訪者即使伸手要求採訪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

——Louisa Lim，墨爾本大學記者兼高級講師

## 管教育人，培養愛國者

年輕人，一旦沉浸在民間社會組織中，就加入了民間組織，甚至創建了自己的組織。據一位觀察家說，年輕學生長期以來“在社會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推動了公民社會的議程”。**[96]**大學學生會在 1989 年支持中國學生，是公民人權陣線和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盟的主要成員和參與者。**[97]** 2012 年黃志峰那一代人集會反對國民教育，並在 2014 年雨傘運動中再次爭取全民選舉權，十幾歲的中學生成為抗議的公眾面孔。**[98]**

在 2019 年的抗議活動之後，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林鄭月娥指責通識教育課程。**[99]**當局因使用“誹謗[e]國家和破壞[e]學生的國家認同感”的材料而暫停逮捕教師並取消其註冊教師資格。**[100]**香港專業教師工會於 2021 年 8 月解散，此前幾名與中央政府有密切聯繫的身份不明人士明確告訴工會領導人，該組織必須“停止存在”。**[101]**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責工會窩藏危害國家安全的暴力勢力，並誓言“從四面八方發動攻擊[對工會]”。**[102]**

對教育部門的嚴厲打擊與產生“揮舞旗幟的愛國者”的較軟政策相輔相成。**[103]**《國家安全法》第 10 條要求香港政府“推進國家安全教育”，“提高人們對“守法義務”的認識。**[104]**香港政府提出了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指南，以“培養學生……國家認同感，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105]**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機構正在開展國家安全教育。**[106]**與培養批判性思維的自由主義方法相比，官員們希望教師教授事實，而不是要求學生分析事實或評估其背景。**[107]**

“通識教育自 2009 年推出以來一直被指責引發抗議活動。值得注意的是，該學科由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動，並在 2019 年之前一直受到後續政府的捍衛。

“最重要的是，政治問題可以在課堂上進行合法和系統的辯論。中國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通識教育並沒有激化學生或動員政治參與。相反，批判性思維要求鼓勵學生在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政治之外思考，並從多個角度討論公共問題。

“2019 年，教育局開始跟進匿名投訴教師。一些同事把蘋果日報的故事作為教材，他們收到了投訴。還調查了一些教師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帖子。

“在國安法下，我仍然覺得我可以繼續堅持多角度審視問題的專業實踐。然而，隨著對《立場新聞》的煽動指控，教授批判性思維變得不可行了。我們在課堂上說的任何話都可以被挑出來。對老師來說，打擊我們的不是身體上的壓制，而是“通過我們自己的嘴”教授國安法的心理壓力。

“由於教育和政治形勢迅速惡化，我於 2021 年離開香港。壓力對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影響。我擔心我會做出錯誤的決定並帶來嚴重的後果。”

——一位前通識教育老師

受訪者表示，培養“愛國者”的努力可能對幼兒有效，但預計對有抗議和鎮壓親身經歷的青少年和年齡較大的學生無效。

“親身體驗過運動的中三（相當於九年級）以上的年輕人，應該能夠保存記憶。小孩子可能更容易受到“愛國教育”的影響。”

——具有公民社會專業知識的教授

“一位老師朋友的3歲幼兒園的孩子有一天回家，說他長大後想成為一名警察。我的朋友陷入困境。如果他說警察打人，那他就擔心孩子在學校重複這句話，給家裡添麻煩。如果他不糾正兒子，那麼男孩將受到越來越深的洗腦。的確，再過一個月，他就開始自發在家唱國歌了。”

——一位了解香港天主教的基督教神職人員

“一位朋友說，他5歲的兒子有一天回到家，說他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感情很深。當兒子被問到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時，他回答說，如果父母批評國旗，學校老師會告訴學生們報告。小孩子是白紙；當局可以在上面寫任何東西，這很可怕。”

——一位在抗議前線的牧師

基督教學校也不能倖免於“愛國教育”。在香港，1,000 多所學前班和幼兒園中的 292 所、508 所小學中的 312 所和 449 所中學中的 265 所是天主教或新教。[\[108\]](#)據報導，香港一名神職人員表示，基督教學校必須遵守教授《國家安全法》的要求；否則，與學校有關的教區可能會被追究責任並被關閉。[\[109\]](#)

“由於有 2000 多所學校和校長在管理每所學校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權，看起來學校系統過於分散，無法一一控制。

“然而，政府通過同時削弱和增選贊助機構來滲透學校。早在2004年，政府就通過《教育（修訂）條例》實施“校本管理政策”，從教會手中奪取對個別學校的控制權。與此同時，影響教會的成功助長了對個別學校的干預。噤聲局控制學校校長時，他們不僅可以塑造課程，還可以塑造校園教堂。

“中聯辦並沒有迴避通過請客吃飯的方式，一一拉攏名校校長。一些校長私下里說，他們被邀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深圳參加培訓：‘你來了，你會在那裡看到很多朋友’——意味著其他校長也加入了。”

——一位了解香港天主教的基督教神職人員

## 大學

大學在 2014 年雨傘運動後成為控制目標，部分原因是其中兩位發起者是香港大學前教授戴志文和中文大學陳建文教授，以及朱耀明牧師。[\[110\]](#)在 2019 年的抗議活動之後，大學教職員工歐嘉倫和許寶強因違反國家安全或煽動叛亂而被捕。[\[111\]](#)在香港嶺南大學工作了 21 年的退休學者彼得·貝爾指出，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很容易成為“機會主義者和風向標”和“鎮壓的主要推動者”。[\[112\]](#)2019年至2021年，管理人員強迫學生會解散，並從紀念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校園紀念館中移除，包括“恥辱柱”和“民主女神”以及民主牆上的海報。[\[113\]](#)

“所有的大學都投降了。政府通過任命和資助干預大學管理。總統對行政長官負責。然後，校長可以支配大學理事會、教職負責人和部門負責人。

“除非你能從事公共政策或公共行政等安全主題的研究，否則香港政治的研究自由可能會受到限制。

“對我來說最傷腦筋的時刻是國安警察於 2021 年 8 月逮捕了四名香港大學學生。他們被指控‘宣揚恐怖主義’——最高可判處 10 年監禁——僅僅是因為他們參與了學生會會議通過了一項動議，悼念一名在刺傷一名警察後自殺的男子。[\[114\]](#)學生們已經道歉並撤回了動議。他們已經被大學停課了。”

——流亡社會科學教授

“當局正在清理學術界。《大公報》和《文匯報》將學術界作為學術界攻擊，連同學術機構。雖然戴本尼教授和陳建文教授在 2014 年遭到襲擊和逮捕，但他們的角色是運動組織者，而不是學者。當前的鎮壓是一種新現象。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針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外科手術，這是學術生產力的基礎。目標是挑戰決定資源分配和晉升的學術評估標準。理事會長期遵循國際標準，由外國學者擔任評審員。評估的依據是在英語期刊上發表過文章，以及擁有國際排名的出版商。國際標準的使用賦予了香港學者在專業追求上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現在中國政府想徹底改變學術評估的遊戲規則，改寫誰來製定評估標準，什麼才是好的獎學金，誰被錄用，誰獲得終身教職。”

——具有中國和香港政治專業知識的教授

“長期以來，部門和大學學生會一直是公民社會活動家的訓練場。學生組織的強制關閉將切斷對任何剩餘公民團體的持續新鮮血液供應。”

——公民人權陣線前召集人

## 使基督教會“愛國”

2020年《國安法》頒佈時，香港聖公會（聖公會）公開接受 [115]，而香港基督教協會沒有提出異議。[116]一位神職人員告訴《南華早報》，“大陸發生的事情也將發生在香港。” [117] 2021年底，中聯辦史無前例地組織了天主教愛國會（CPA）領導人會議，向香港天主教高級神職人員介紹習近平對“中國特色”宗教的看法。 [118]在 2022 年 1 月出現在官方媒體大公報上的系列節目中，大律師馬彥國提議成立一個新的政府部門來管理宗教事務。 [119]在大陸，中國共產黨和新教三自愛國運動都在中國共產黨的管轄之下。 [120]

少數發聲的基督徒面臨警告和逮捕。香港浸信會主席盧慶財在大會網站上發布了一條批評該法律的信息，但在《大公報》攻擊他“劫持教堂”後的第二天將其撤下。 [121]香港牧師網絡的“香港2020福音宣言”同樣受到大公報和文匯報的批評， [122]迫使主要發起人黃兆勇和楊建強逃離城市 [123]和網絡解散。 [124]黨辦媒體《人民日報》譴責在 2019 年抗議期間提供急救和庇護的教堂。 [125]警察突擊搜查了“反送中運動的知名參與者” [126]的好鄰居北區教堂的場所，並凍結了其銀行賬戶，驅使其牧師 Roy Chan 流亡。 [127]國家安全警察於 2022 年 5 月以“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逮捕了 612 人道主義救濟基金的紅衣主教陳澤健和其他受託人。 [128] 2022 年，教區正義與和平委員會取消了紀念 6 月 4 日的年度天主教彌撒。 [129]

“在今天的香港，基督教建築依然屹立不倒。他們在外面看起來仍然一樣。但是，它們已被內部接管。沒有必要像蘋果日報那樣關閉教會。

“中國共產黨長期滲透天主教會。至少從2010年開始，從中國大陸的“愛國教會”中默默挑選出來的神學院學生被帶到菲律賓繼續深造，並被派往香港擔任神父。目前，大約有20名年輕的大陸神父在香港教區服務。由於缺乏本地出生的神職人員，越來越多的內地神職人員最終將香港教會同化為內地愛國教會體系。當地的神父無權反抗。

“為了說明增選成功的程度，天主教會在 2018 年為一年級學生準備了教材，說耶穌是猶太愛國者，因此中國天主教徒應該是中國愛國者。

“現任主教周守仁試圖在不發表任何批評和完全投降之間取得平衡。英國聖公會秘書長管浩銘牧師就是一個完全順服的例子。通過在僅限“愛國者”的立法委員會任職，他已成為一名政治忠誠者。但是，與中共打交道，沒有中間地帶，底線只會被壓得更深。教區關於陳紅衣主教被捕的聲明是說明性的：“我們一直堅持法治。我們相信，未來我們將繼續在香港根據基本法享有宗教自由。陳紅衣主教在上海長大，親身經歷了共產黨如何接管教會和迫害神職人員。教會沒有聽從他的警告。

“2022 年 6 月 4 日，警方監視了至少兩個傳統上舉行年度守夜彌撒的教堂。警察站在入口處，聽神父在日常彌撒中所說的話。出於對《國安法》的恐懼，所有神父都會盡職盡責地進行自我審查，避免對政府說教。

“7月5日，路透社報導，梵蒂岡駐香港最高外交官哈維爾·埃雷拉·科羅納主教告訴該市的天主教傳教士，他們應該為加強對香港教會的控製做好準備。 [130]香港不再是過去的天主教灘頭陣地。在過去三年中，梵蒂岡已將半噸文件從其香港檔案館轉移到羅馬。這些文件包含與大陸地下神職人員的私人通訊、傳教活動以及大陸迫害天主教徒的細節。這是令人震驚的，因為這是梵蒂岡官員首次承認香港的宗教自由受到嚴重威脅。”

——一位了解香港天主教的基督教神職人員

“1989年，香港基督教會曾團結一致支持中國學生爭取民主自由。在1989年5月21日發表的聲明中，16個教會發表了大膽的公開信：

“作為基督徒，我們相信自由和人權是上帝賜予的，民主是實現自由和人權的必要條件。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與中國大陸人民同在。我們要切實擔負起國家責任，參與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打擊腐敗，為中國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提供助力。 [131]

“然而，在 6 月 4 日的大屠殺和鄧小平將抗議活動定為‘反革命暴亂’之後，各教會退出了民主團體。許多教會領袖一開始是保守的，後來變得更加保守。此後，聖公會堅定地支持建制派。其他人則對香港政治保持沉默，希望保護他們在中國境內的工作。我們中保持民主立場的人越來越少。2019年，許多幻想破滅的年輕人離開了教會。

“因此，樞機主教若瑟·陳（Joseph Zen）多年來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偶像，這一點非常重要。甚至禪宗也被逮捕，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我們認為禪宗的國際地位和道德權威可以為鎮壓下的民主基督教社區提供一些保護。該政權已經表明，他們在壓制批評者方面毫不克制。

——一位新教牧師和資深公民社會領袖

“我參加了2014年的兩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

“中國社區、香港、台灣或北美的許多教會，對與社會脫節的政教分離進行狹隘和誤導性的解釋。香港的教會不鼓勵甚至禁止政治參與和政治討論。基督教信仰僅限於精神領域。我長大後感到困惑。後來我才知道，聖經中充滿了政治記載，而教會的歷史也充滿了受基督教信仰驅使的政治領袖，比如馬丁路德金。因此，我堅信為先知發聲。

“兩個基督教協會——香港基督教協會和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聯合會——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建制。前者的成員是基於教派，而後者是基於個別教會。2019年和2020年，我們中的一些人建立了以個人牧師為基礎的香港牧師網絡。我們為“香港2020福音宣言”獲得了超過3,000個簽名：

“面對一個歪曲事實、控制媒體、掩蓋真相的極權主義政權，教會勇敢地拒絕一切謊言，並指出該政權做錯了什麼。” [132]

“《大公報》和《文匯報》點名抨擊組織者違反《國安法》。

“在這種政府每天都在撒謊的令人生畏的環境中，沒有更多的空間來指出真相與謊言。教會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只是因為牧師們繼續把基督教僅僅當作屬靈的事來宣講。”

——一位在抗議前線的牧師

## 削弱社會工作者

在 2019 年的抗議活動中，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一些成員組成了一個名為“戰場社會工作者”的志願者團體，以“監督警察的行為，聯繫抗議者和警察，並在示威活動中提供情感支持”。 [133]然而，香港當局於 2019 年逮捕了約 20 名在抗議現場自願提供專業服務的社會工作者，他們涉嫌暴動、妨礙或襲擊警察。 [134]黨媒《文匯報》在 2021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中指責社會工作者“庇

護暴徒”。[135]在一宗針對社會工作者的案件中，司法部就戰地組織成員兼工會理事會成員成龍（Jackie Chen）的無罪判決提出上訴，但主審法官認為缺乏證據證明她曾被暴動。[136]在其他備受矚目的逮捕社會工作者的案件中，許來明因妨礙警察而被無罪釋放。[137] 2020年6月，裁判司唐蘇文龍判處劉家東一年有期徒刑，裁定社工在場造成混亂，並「從根本上打擊」警務工作，[138]但香港高等法院後來在上訴後將劉的刑期減至八個月。[139]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的監管。在2021年的選舉改革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取消了社會工作者在選舉委員會中的代表權，該委員會負責提名和選舉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立法委員。[140]唯一通過國家安全審查並現在擔任這些機構成員的社工狄志源聲稱，他不是親建制派，但被廣泛認為是親建制派。[141]2022年，政府修訂了《社會工作者登記條例》，對任何被判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罪”的社會工作者終身註銷登記，其中不僅包括“恐怖主義”、“顛覆”、“分裂國家”等國安法罪行。“勾結外國勢力”，還有煽動叛國罪和“其他法律漏洞”。[142]雖然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強調該修正案並非旨在“引入恐懼”，但據報導社工表示擔心該修正案會間接削弱自主權並促進社工的工作，從而影響該行業。精神壓力。[143]2012年，兩名研究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香港學者觀察到，雖然大陸政府容忍社會福利組織“在扶貧、養老、婦女兒童項目和基礎教育等特定領域開展工作”。...“中國當局打擊了主張政府認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問題的團體。[144]隨著香港變得越來越像中國其他地區，政府似乎很可能會對從事未經授權的宣傳和社會支持領域的社會工作者和社會福利團體作出類似的回應。

“我自願參加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活動。

“我發現只要舉起社工證對著擴音器說話，我就能為香港做點什麼。2014年，我成功化解了抗議者和反抗議者之間的緊張關係。2019年，很多同事和我一起做志願者。

“我們在抗議地點穿上可識別的背心。我們試圖平息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的溫度。前線的社會工作者必須保持中立。我們不會告訴人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我們不會告訴他們離開或留下。我們解釋選項和後果。與警察對峙的人可能會驚慌失措，做出錯誤的判斷，事後會後悔。此外，我們還為被捕者提供急救、情感諮詢和支持。抗議者信任我們，並會在需要幫助時尋找我們。

“情況在2019年7月21日之後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警察的目的是驅散人群，所以他們讓我們為抗議者的撤退提供便利。從那時起，他們想逮捕盡可能多的抗議者。試圖化解警察與抗議者之間緊張關係的社會工作者因此面臨因阻撓而被捕的風險。然後，我們專注於幫助那些已經被捕的人：我們詢問他們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和家庭電話號碼，以便為他們找到家人和律師。

“多年來，社會工作者以我們個人的身份和我們自己的時間為抗議者服務。現在當權者不再區分我們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和我們在自己的時間所做的事情。

“與其他職業一樣，政府正在提議進行法律改革，以削弱我們在認證資格方面的自治權力。”

——抗議前線的前社會工作者

“根據國家安全法，社會工作將像新聞業一樣下降。它會失去靈魂。它將不再能夠進行宣傳工作。

“該行業的行為守則規定社會工作者促進人權和社會正義。我們應該聽從良心的呼喚。

“在這個領域，社會福利組織依賴政府資助，避免挑戰政府政策。解釋過去幾十年公民社會活力的原因是自治團體的興起，這些團體從國際基金會、私人慈善機構、企業贊助商、個人捐贈和眾籌中籌集了自己的資金。

“在我作為社會工作者的第一份工作中，我因幫助南亞兒童找到學校而被解僱。香港本來應該有免費的教育政策，而教育是克服不平等的最重要途徑。然而，香港學校歧視南亞人，拒絕他們平等入學。我的一家為南亞兒童服務的社會服務組織中尋找了一份新工作，但沒有找到工作。我以前的教授建議我：“如果沒有組織僱用你，那麼你自己開一個！”因此，我創立了Unison並從私人基金會籌集資金。當學校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沒有回應時，我打電話給記者寫故事，打電話給立法者提問。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出台，資金已經枯竭。由於害怕被指控“與外國勢力勾結”，組織不敢向國際基金會尋求資源，害怕被指控“洗錢”而不敢從眾籌中尋求資源，也不敢向志同道合的人募集捐款，因為民主集會已被定罪。公民團體也失去了他們的傳統盟友，因為民主派立法者被捕，反應迅速的官員流離失所。現在質疑宏觀結構不平等和批評政府政策風險太大。

“剩下的是社會福利組織，他們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供補救服務。政府還對社會服務組織的資金進行年度審查，使它們更加遵守官方政策。”

——Fermi Wong，Hong Kong Unison 創始人及前執行董事 [145]

#### 優先考慮醫療行業的政治服從

醫務工作者是2019年在抗議現場履行專業職責的另一個部門，同樣面臨逮捕和障礙。他們的服務非常需要，因為警察對抗議者造成嚴重傷害，以致命的方式使用非致命的人群控制武器，例如從高處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罐，並在近距離發射橡皮子彈和豆袋彈範圍。[146]與此同時，警方在醫院圍捕疑似抗議者，[147]並要求急救人員和救護車尋求警方准許進入或封鎖他們的路徑，從而阻礙了他們就醫。[148]在香港生活了25年的醫生達倫·曼（Darren Mann）博士在英國上議院作證說，香港警方將香港的醫療系統變成了“恐怖工具”。[149]在2019年11月突襲理工大學期間，志願醫生、護士和照顧受傷學生的急救醫療技術人員因涉嫌參與騷亂而被捕。[150]

香港政府對COVID-19疫情的反應表明，官方對醫務人員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將政治服從置於公共衛生需求和專業標準之上。在COVID-19流行初期，2020年2月3日至7日，新成立的醫院管理局僱員聯盟（HAEA）組織了為期一周的罷工，呼籲關閉邊境以防止輸入病例。[151]罷工者的要求大多被忽視了。政府下屬的香港醫院管理局後來致函罷工者，要求解釋罷工週期間缺勤的原因，並隨後通知罷工者，將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與缺勤等值的資金。[152]2021年9月，HAEA收到勞工部工會登記處的一封信，要求對非工會活動作出解釋。[153]HAEA最終決定於2022年6月解散，這與圍繞2019年抗議活動形成的其他幾個團體類似。[154]一位病毒學家表示，當Omicron變種於2022年初襲擊香港時，該市的醫療保健系統經歷了一場“可預見和可預防的災難”，尤其是在未接種疫苗的老年人羣中。[155]香港當局最初將所有陽性病例送往醫院，從而加快了感染速度，給醫療系統帶來了極大壓力，導致停屍房滿是屍體。[156]政府對危機的反應包括通過繞過專業資格的考試要求引進內地衛生工作者，根據香港公共衛生協會的說法，這是該專業自治的重要支柱。[157]

“我們目睹的不僅是前線抗議者的清洗，還有更廣泛的社會支持網絡。被定罪的人不僅包括投擲汽油彈的“勇士”，還包括在抗議現場只是為了完成工作的專業人員，包括急救人員。許多接受過醫療和急救培訓的人在抗議期間自願參加。一名法官判定一名急救人員有罪，因為他的存在有助於“保護和支持”抗議者，增加他們的信心，讓他們能夠更長時間地繼續激進行為。[158]現在，任何在2019年被捕但未被起訴的人都有再次被捕和定罪的風險。

“2019年8月，醫務人員在午餐時間靜坐，口號是‘香港警察企圖謀殺香港公民’。他們是如此勇敢；這種抗議活動是由個別醫務人員自發組織的。

“香港醫生公會一直非常謹慎。該協會僅發表與專業和公共衛生直接相關的聲明：警察暴力、催淚瓦斯和其他警用武器對健康的影響、宣誓要求、醫院管理局對新冠病毒病例的處理等。這些聲明不應落空根據《國家安全法》。儘管如此，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被置若罔聞，因此該協會於2021年底停止發表聲明。

譚耀宗是唯一的香港人大常委會代表，他將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歸咎於‘黃色’醫務人員。這表明當局必須製造敵人。

“醫院管理局管理層失去了根據科學知識和香港實際作出專業決定的自主權。它現在盲目地遵循政府的零新冠政策，例如在醫院分發中藥‘連花清瘟膠囊’。” [159]

——激進主義醫生

“2020年2月上旬，醫管局僱員聯盟組織了7,000至8,000名員工的大規模罷工，要求政府關閉邊境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2021年2月，工會主席余偉明被捕，後來被拒絕保釋，是47人之一。

“工會發表了各種公開聲明，並設立了街頭攤位，以提高對COVID政策的認識。我們的聲明始終基於專業知識和科學研究，甚至包括來自政府的引述。但我們被批評為“所謂的專家”。

“2021年9月，工會登記處致函高級官員，要求我們解釋我們參與罷工、余文妮在初選中的角色、我們呼籲人們寫信給餘和其他被捕的活動人士、工會關於中國製造的科興疫苗和“安全離家”應用程序，以及與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有關的放映和街頭攤位。似乎國安警察首先針對的是公眾明星，然後是幕後組織者。

“到2021年底，醫務人員不再批評政府的COVID政策。再也沒有人敢說出來了。所有主要的民間社會團體都被迫關閉，如果不關閉的話。

“2022年，政府採取緊急措施引進內地醫生和護士。我認為這更像是一場公關秀，展示祖國對香港的熱愛，而不是削弱醫務委員會註冊權的伎倆。儘管如此，真正可怕的是，他們已經展示了他們的能力和意願，只需按一下按鈕，就可以繞過幾十年來建立起來的現有規則和程序。”

——醫管局僱員聯盟前副主席Ivan Law

### 3. 結論：香港公民社會崩潰

兩年的國安法鎮壓對香港曾經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當局不僅壓制了這座城市的民主運動，也壓制了它豐富的市民生活。消失的不僅僅是街頭集會和積極的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反對派，還有報攤上的報紙、香港電台的節目、書展上的書籍等等。 [160]各種專業委員會和董事會會議室自治自主權的喪失加劇了公民社會的破壞。香港的市民生活已經改變，即使街道、建築物、機構、名稱和頭銜看起來仍然一樣。正如香港大學校友 Karen Cheung 所說，“大學和香港其他地方一樣，不再是同一個地方了”，因為“曾經活躍的辯論環境中最明顯的標記已經[被]抹去。” [161]

“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過去幾十年裡慢慢建立起來，在2019年達到頂峰，但後來又跳下懸崖。《國家安全法》有效地扼殺了整個社會的運動。”

——香港研究生剋萊爾

由於當局部署了《國家安全法》和殖民時代的煽動法，將異議定為刑事犯罪並腐敗了法律制度，香港已成為“恐懼之城”。 [162]

“香港已經從一個開放的社會轉變為一個人們被恐懼所籠罩的社會。恐懼無處不在。”

——香港教授

“我從2018年10月到2022年4月住在香港。根據《國家安全法》，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沉默。這座城市已經從2019年6月有多達200萬人在街頭遊行到今天完全沉默，沒有一次抗議。我所有的民主派朋友都在咬舌自盡。我們不僅對我們的言行保持高度警惕，而且對我們的穿著方式也保持高度警惕。你不能穿一身黑，否則你有被警察盤問的風險。有一天我在讀邁克爾戴維斯的《讓香港成為中國》 [163] 在地鐵裡；我的搭檔嚇壞了，警告我不要在公共場合閱讀批評政府的書籍。當您在街上看到警察時，您會保持高度警惕並朝相反的方向走，因為您可能因任何原因被捕。我們不僅失去了抗議的自由，也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因為需要時刻保持警惕。香港的街道可能看起來還像過去，但香港的精神已經黯淡了。”

——美國香港大學人權法學生

“2019年，每當抗議者被捕後被警方釋放，支持者就會聚集在外面，當被捕者出現時，他們會鼓掌歡呼。但《國家安全法》改變了這一點。2021年12月，當我去警察局歡迎某人獲得自由時，我注意到很多人站在街邊和街對面，但努力看起來好像他們不是為被釋放的人而存在的。當被釋放的人終於出現時，他們都看向了那個方向，但是卻是一片死寂——沒有歡呼聲，也沒有圍觀。對經歷過地獄的朋友的支持已經轉變，但並未消失。”

——塞繆爾·比克特，美國律師、人權活動家

在多年來支持民主示威和選舉候選人的數百萬人中，許多人保持著直面恐懼的勇氣。個人經歷和記憶為他們配備了“無需機構支持即可自組織的工具包”。 [164] “共同記憶的承諾”依然存在。 [165]

“勇氣不是沒有恐懼。勇氣是感到恐懼，但仍然決定做正確的事。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這種勇氣。”

——香港前競選活動家鄺中青

“香港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然而，雖然政治參與已經停止，但生活並沒有停止。香港是我的家，是我找到自己身份的地方。我們希望我們的家變得更好。我們可以繼續悄悄地培育我們自己的社區。小動作大有幫助。照顧我們個人認識的人。我們都知道被捕的人：探望囚犯、參加審判、寫信。將這些經歷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

——前區議員

“2019 年的抗議活動反映了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擁有密集的團體和社區網絡以及個人之間的聯繫。雖然正式組織可能會被徹底取締，但聯繫和聯繫仍然存在。”

——香港公民社會教授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在海外尋求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們隨身攜帶著城市中被清空的東西：辯論、夢想、報紙、書籍、紀錄片、黑色 T 卩、黃色頭盔等等，即使他們可能無法提供幫助那些在監獄裡的人。

“海外的香港人可以拿起火炬，向當權者講真話，保持香港精神，書寫歷史，守護記憶。”

——具有中國和香港政治專業知識的教授

“在海外重建香港公民社會是很困難的。如果目的是為香港人服務，就要腳踏實地。我們不能做任何事情來幫助那些在監獄裡的人或減緩香港的破壞。

“可以說，離開的人可以批評政府，留下的人不能批評政府。然而，我不確定這樣的批評是否讓那裡的人們感覺良好，因為我們說出了他們的想法，或者讓他們感覺更糟，因為我們提醒他們心碎的現實。”

——激進主義醫生

“在我們被取消資格之前，區議員幫助自下而上建立公民社會。大學畢業後，我立即開始了基層工作。然而，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大規模逮捕 47 人之後，我決定離開安全地帶。許多香港人都留下來面對嚴峻的“新常態”。我們必須傾聽他們的聲音，並儘最大努力讓他們發出聲音。”

——李顯龍，被罷免的民選區議員

“我曾經相信國際壓力可以幫助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但顯然，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並不關心世界的想法。

“儘管如此，不要低估對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標準的黨持續施壓的影響。我們可能無法阻止對公民社會的破壞，但我們可以將香港留在國際議程上，以確保我們的朋友不會在監獄中受苦。”

——Patrick Poon，東京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

[1]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人權捍衛者和其他公民空間參與者的資源”，2022 年 7 月 19 日訪問，<https://perma.cc/T6PT-7E2X>。

[2]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中國香港第四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CCPR/C/CHN-HKG/CO/4，未經編輯的高級版本，arts. 14(a),49，2022 年 7 月 27 日，<https://perma.cc/YS7M-85C8>。

[3] 有關所涉及的風險，請參閱 Safeguard Defenders，“Pursued for Life—Hong Kong's Hunt for 逃犯、國家安全法和國際刑警組織的風險”，2022 年 1 月 13 日，第 12 期，<https://perma.cc/S5DU-VMU6>；Evan Dyer，“‘我們知道你父母住在哪裡’：香港活動家說加拿大警方對在線威脅無能為力”，CBC，2020 年 9 月 10 日，<https://perma.cc/KH8D-JRXJ>。有關中國官員實施的跨國鎮壓的更多信息，請參閱第 117 屆關於中國的聽證會《來自中國的跨國鎮壓的威脅和美國的回應》（2022 年），<https://perma.cc/9M7R-R8H4>。

[4] Christine Loh，“活得好，但沮喪：香港的公民社會”，《中國觀點》，第 1 期。2 (2007): 40, 42，<https://perma.cc/B5KV-LL7Q>。

[5] 香港公民社會的解體，國會-行政中國委員會聽證會，第 117 屆國會。(2022) (Unison 創始人兼前執行董事 Fermi Wong 的證詞)，2，<https://perma.cc/K4CN-6YQF>。

[6] Fermi Wong 解釋了為什麼 Unison，一個倡導少數人權利的公民團體，必須加入其他組織才能發揮作用：“當我需要動員不同社會部門的支持以支持立法時，我加入了民間人權陣線的人權團體反對歧視。... 我與專業教師聯盟合作，以實現平等受教育的機會。... 我還與工會聯合會密切合作。... 巴基斯坦人和尼泊爾人在聯邦下成立了一個會員工會。”香港公民社會的解體，第 117 屆國會 - 執行中國委員會聽證會。(2022) (Unison 創始人兼前執行董事 Fermi Wong 的證詞)，2，<https://perma.cc/K4CN-6YQF>。

[7] Candice Chau，“Mass Hong Kong Demos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的組織者以‘前所未有的挑戰’為由解散”，香港自由報，2021 年 8 月 15 日，<https://www.hkfp.com/news/2021/08/15/mass-hong-kong-demos-civil-human-rights-front-organizers-disband/>；Selina Cheng，“轉變敘事：多年來香港政府對 7 月 1 日抗議組織者的態度如何惡化”，香港自由報，2021 年 8 月 16 日，<https://perma.cc/W3WK-CMHX>。

[8] Tom Grundy，“香港天安門大屠殺守夜團體在當局壓力下解散”，香港自由報，2021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hkfp.com/news/2021/09/25/tiananmen-night-walkers-disband/>。

[9] Ng Kang-chung 和 Natalie Wong，“國家安全法：香港最大的反對黨工會以壓倒性多數投票解散”，《南華早報》，2021 年 10 月 3 日，<https://www.nanpao.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51047/national-security-law-hong-kongs-biggest-opposition-trade>；麥胤婷，“傳派民主派政黨大陣‘但支聯會決斷留下-大規模抗議組織者‘公民人權陣線’，但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盟決定留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1 年 3 月 15 日，<https://perma.cc/BZ4M-33ZS>；世界民主運動，“李卓人（香港）”，2022 年 8 月 20 日訪問，<https://perma.cc/7GT4-LBZF>。

[10] 張朝陽和鄭麗蓮，“香港專業教師工會別無選擇，只能‘在北京特使警告它不再存在後解散’”，南華早報，2021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44834/hong-kongs-professional-teachers-union-saw-no-choice>。

Jeffie Lam，“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是如何激怒北京的，以及反對派在解散後的前景如何？《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是如何走向衰落

的》·《南華早報》·2021年8月4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43710/how-did-hong-kongs-largest-teachers-union-enrage-beijing> ; "政治環境變差,教退出支聯會:退協較往年多"["以'政治環境惡化'為由,專業教師工會退出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盟"]·《明報》·2021年7月30日, <https://perma.cc/4C7D-N5D7> ; "退出'民陣'支聯會'犯法藏難逃法網"【退出'民權陣線'和'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盟'·違法不逃法網】·文匯報·2021年7月30日·<https://perma.cc/DME9-T4WP> ; "教協退出工會,即刻生效"【專業教師工會宣布立即退出工會聯合會】·香港電台·2021年8月4日·<https://perma.cc/N7FA-9P26>。

[11] 2019 年中美關係:回顧的一年,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聽證會,第 116 屆大會。(2019)(惠天伯證詞,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6,<https://perma.cc/BYL3-3BNJ>。

[12] Victoria Tin-bor Hui, "北京對香港的軟硬鎮壓", *Orbis* 64, 第 4 期。2 (2020 年 1 月 1 日): 298。 <https://perma.cc/4C7D-N5D7>。

[13] Josephine Ma, "香港的抗議牧師:隨著暴力升級,教會努力在宗教和政治之間尋找位置",《南華早報》·2019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37977/hong-kongs-protest-pastors-violence-escalates-churches> ; Andrew Genung, "在香港,許多餐館實際上都站在抗議的前線", *Eater* ·2020 年 1 月 23 日·<https://perma.cc/J44Q-AKVP>。

[14] Sarah Wu, "Open Homes, Free Rides: The People Helping Hong Kong's Protesters", *路透社* ·2019 年 11 月 20 日·<https://perma.cc/2UVV-AVER>。

[15] 《神經防護者佔領龍和道夏慤道,地盤捐贈支持》【抗議者佔領龍和路、夏慤路,建築工人捐贈頭盔支持】·*星島日報* ·2019年6月12日·<https://per.cc/K2D6-DCWP>。

[16] KK Rebecca Lai, "在香港,龐大的公民網絡密切關注警察",《紐約時報》·2019 年 12 月 22 日·<https://perma.cc/C7GT-EW7E>。

[17] Andrew Jacobs, "在香港抗議者背後,一群志願牧師、醫生和藝術家",《紐約時報》·2019 年 11 月 25 日·<https://perma.cc/MNP4-4NCZ>。

[18] "香港抗議:近兩百萬加入示威",*BBC* ·2019 年 6 月 17 日·<https://perma.cc/9BAS-FK3Q> ; Kris Cheng, "由於抗議者重申 5 項要求,組織者稱有 170 萬人參加了反對警察使用武力的香港民主集會",*香港自由報* ·2019 年 8 月 18 日·<https://perma.cc/TH7B-2QKE> ; 謝里登·普拉索, "自 6 月以來,香港已有數百萬人暴露於催淚瓦斯中",*彭博社* ·2019 年 11 月 5 日·<https://perma.cc/DRB9-RVWF>。

[19] Suzanne Pepper, "香港地區民意調查滑坡讓中國官方媒體陷入沉默,但北京將如何應對?",*香港自由報* ·2020 年 3 月 31 日·<https://perma.cc/VN7Z-C78T>。

[20] 王瑪雅, "中國正在解散香港的工會",《國家報》·2021 年 9 月 22 日·<https://perma.cc/WSY4-94CF> ; 蒂莫西·麥克勞克林 (Timothy McLaughlin), "超級資本主義城市中的民主推動勞工",*大西洋* ·2020 年 2 月 6 日·<https://perma.cc/2SK8-5RH4> ; Sarah Wu, "香港工人湧入工會作為新的抗議策略",*路透社* ·2020 年 1 月 9 日·<https://perma.cc/QV9V-FGJU>。

[21] 《社運資料庫[社會運動數據庫]》·《公民新聞》·2021年4月30日·<https://perma.cc/2KPD-96TX> ; Kong Tsung-gan, "香港抗議者的逮捕和審判", *Medium* (博客) ·最後更新於 2022 年 2 月 16 日·<https://perma.cc/X38R-WM4P>。

[22] 海倫戴維森, "香港警察禁止天安門紀念守夜,引用 Covid-19",《衛報》·2020 年 6 月 1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 Josie Wong、Chloe Lo 和 Iain Marlow, "香港抗議活動在無休止的 Covid 規則下陷入沉默",*彭博社* ·2021 年 6 月 1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23] 有關概述,請參閱 Johnson Ching-Yin Yeung, "'打倒硬阻力,調節軟阻力'",《中國製造》(博客) ·2022 年 3 月 8 日·<https://perma.cc/7UPX-瓦克斯>。

[24] Lydia Wong、Eric Yan-ho Lai 和 Thomas Kellogg, "追蹤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影響", *ChinaFile* ·亞洲協會 ·2022 年 7 月 1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25] "時間表:58 個香港民間社會團體在國安法實施後解散",*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6 月 30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 Tsung-gan Kong, "CCP Crushing Hong Kong Civil Society", *Safeguard Defenders* ·2022 年 1 月 24 日·<https://perma.cc/8ASZ-6FJK>。

[26] "時間表:58 個香港民間社會團體在國安法生效後解散",*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6 月 30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27] 同上。

[28] "時間表:58 個香港民間社會團體在國安法實施後解散",*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6 月 30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 Paul Wang, "新教教會的銀行賬戶因'政治報復'而凍結",《亞洲新聞》·2020 年 12 月 14 日·<https://perma.cc/UGJ3-9UKZ>。

[29] "時間表:58 個香港民間社會團體在國安法生效後解散",*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6 月 30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30] 同上。

[31] 同上。

[32] "時間表:58 個香港民間社會團體在國安法實施後解散",*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6 月 30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 麥銀, "民主區鏗指入平台停止鍛煉乙練香港民運新階段",2021 年 5 月 16 日·<https://perma.cc/39RD-WUZ9>。

[33] "時間表:58 個香港民間社會團體在國安法實施後解散",*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6 月 30 日·<https://perma.cc/4C7D-N5D7>。

[34] 同上。

[35] Fengshi Wu 和 Kin-man Chan, "漸進式控制和超越:不斷發展的政府-非政府組織關係",《中國視角》·第 1 期。3 (2012): 12, 14,<https://perma.cc/2AB2-Q4GW>。Kevin Drew, "香港鎮壓是中國更大戰略的一部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2021 年 9 月 16 日·<https://perma.cc/6DR4-GWL2> ; 勞倫斯·迪恩 (Lawrence Deane) ·《習近平時代會有公民社會嗎?新體制下的倡導和非營利組織》·《中國製造》第 6 期,第 1 期 (2021 年 1 月至 4 月)·<https://perma.cc/EZ8Z-NESW>。

[36] 關於煽動,參見 Eric Lai, "香港的煽動法回歸",*外交官* ·2021 年 9 月 3 日·<https://perma.cc/9P7K-9KN5>。

[37] Candice Chau, "香港資深記者 Allan Au 被國家安全警察逮捕-報告",*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4 月 11 日·<https://perma.cc/473W-P9LW>。

[38] Cheryl Tung 和 Raymond Chung, "香港警方拘捕六人因'煽動'法庭抗議,支持",*自由亞洲電台* ·2022 年 4 月 6 日·<https://perma.cc/5GAS-XWM6>。

[39]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閱何凱麗, "五名香港言語治療師因檢控官在法庭上播放'煽動性'兒童書籍動畫而受審",*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7 月 6 日·<https://perma.cc/J6VG-448M>。

[40] 梅賽德斯·赫頓 (Mercedes Hutton) ·"在外流和社會變遷中,香港的獨立書店提供思想自由和社區自由",*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7 月 18 日更新·<https://perma.cc/3HMA-VQVN>。

[41] Sue Ng, "首屆'香港人書展'被取消,上線前一天轉移到網上,被控違反租賃協議",《青年郵報》·2022 年 7 月 14 日·<https://perma.cc/R7ME-2REB>。

[42] Sue Ng, "首屆'香港人書展'取消,上線前一天轉移到網上,被控違反租賃協議",《青年郵報》·2022 年 7 月 14 日·<https://perma.cc/R7ME-2REB> ; Lea Mok, "獨立的'香港人書展'在組織者被指控違反租約後被取消",*香港自由報* ·2022 年 7 月

13 日 · <https://>。

[43] Lea Mok · “獨立的‘香港人書展’在組織者被指控違反租約後被取消”，*香港自由報*，2022 年 7 月 13 日 · <https://>。

[44] 參見，例如，Tony Cheung 和 Natalie Wong · “香港政治：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先鋒和捍衛者，北京官方宣布”，《*南華早報*》，2021 年 6 月 13 日 · <https://perma.cc/XYU4-P4AW>；鄭志祖 · 《：管道“軟對抗”》【羅惠寧：依法打擊“硬抵抗”，依法規範“軟抵抗”】 · *文匯報*，2021 年 4 月 16 日 · <https://perma.cc/8GUL-SQXV>；Eric Lai · “香港的煽動法又回來了”，*外交官*，2021 年 9 月 3 日 · <https://perma.cc/S5BP-FZ28>；Johnson Ching-Yin Yeung · “打倒硬阻力，調節軟阻力”，《*中國製造*》，2022 年 3 月 8 日 · <https://perma.cc/9KW2-TQZ7>。有關 2019-2020 年早期對專業人士的“硬”和“軟”鎮壓的詳細分析，請參見 Victoria Tin-bor Hui · “北京對香港的軟硬鎮壓”，*Orbis* 64，第 4 期。2 (2020 年 2 月)：289–311 · <https://doi.org/10.1016/j.orbis.2020.02.010>。

[45] 張朝陽和黃娜塔莉 · “香港政治：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先鋒和捍衛者，北京官方宣布”，《*南華早報*》，2021 年 6 月 12 日 · <https://perma.cc/XYU4-P4AW>。

[46] 戴夫·勞勒 (Dave Lawler) · “香港暴力作為領導人譴責‘人民的敵人’”*Axios*，2019 年 11 月 11 日 · <https://perma.cc/EBV9-JEPL>；Clare Jim 和 Carol Mang · “香港領導人稱國安法的反對者是‘人民的敵人’”*路透社*，2020 年 6 月 15 日 · <https://perma.cc/23RH-9L4N>。

[47] 鄭志祖 · 《：管“對抗軟”依法打擊“硬抵抗”，依法規範“軟抵抗”》 · *文匯報*，2021 年 4 月 16 日 · <https://perma.cc/8GUL-SQXV>；Eric Lai · “香港的煽動法回歸”，*外交官*，2021 年 9 月 3 日 · <https://perma.cc/S5BP-FZ28>；Johnson Ching-Yin Yeung · “打倒硬阻力，調節軟阻力”，《*中國製造*》雜誌，2022 年 3 月 8 日 · <https://>。有關 2019-2020 年早期對專業人士的“硬”和“軟”鎮壓的詳細分析，請參見 Victoria Tin-bor Hui · “北京對香港的軟硬鎮壓”，*Orbis* 64，第 4 期。2 (2020 年 2 月) · )：289–311 · <https://doi.org/10.1016/j.orbis.2020.02.010>。

[48] 鄭寶生 · 《媒體教育料增監督投白票都算？》【媒體預計但會受到更多監管；投空白票也算？】*HK01*，April 15, 2021, <https://perma.cc/T7WE-3HKU>；中國港澳研究會 · 《本會簡介》[About this Association]，2020 年 6 月 14 日 · <https://perma.cc/84BK-SNDH>。

[49] 《教授吹捧「港獨」學生，大學使命何在？》【教授吹噓“港獨”學生，大學的使命在哪裡？】*觀點*，*大公報*，2021 年 7 月 12 日 · <https://perma.cc/FHA2-TESS>。

[50] Rhoda Kwan · “香港司法委員會，警告法律協會在中國官方媒體抨擊大律師後避開政治”，*香港自由報*，2021 年 8 月 16 日 · <https://perma.cc/GW9S-VWVGJ>。

[51] Cheng Yut Yiu · “香港教師工會在人民日報譴責後解散”，*自由亞洲電台*，2021 年 8 月 10 日 · <https://>。

[52] 《中聯辦教育——福界開會·建制派提「改革」司法司法》 · 【中聯辦召集建制派開會成立法制教育“改革”，和社會工作部門】*明報*，2020 年 9 月 24 日 · <https://perma.cc/F63F-FTDJ>；信義 · “四座大山！” [與四大山決戰！] · *觀點* · *公民新聞*，2020 年 11 月 10 日 · <https://perma.cc/J99U-VUDK>。清昌指出，在移交前，中央官員在移交前將記者、宗教領袖、律師、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認定為可能危害獨裁統治的力量。*香港公民社會的解體*，國會 - 執行委員會中國問題聽證會，第 117 屆國會。(2022) (資深記者 Ching Cheong 的證詞) · <https://perma.cc/C6C5-DGXR>。

[53] Austin Ramzy 和 Vivian Wang · “習近平告訴沉默的香港政治權力屬於愛國者”，《*紐約時報*》，2022 年 7 月 1 日 · <https://perma.cc/7EPM-89EW>。

[54] 有關“白色恐怖”時期的更多信息，請參閱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時期”，2022 年 9 月 13 日訪問 · <https://perma.cc/9TRK-LDZJ>。

[55] 有關中國政府如何利用《大公報》和《文匯報》攻擊香港政治目標的更多信息，請參閱 Timothy McLaughlin · “中國如何將媒體武器化”，*大西洋*，2021 年 9 月 8 日 · <https://perma.cc/LZL8-ZL9P>；Yuen Chan · “測試氣球、警告射擊、攻擊犬：香港是否正在見證‘內地喉舌’的重生？”*香港自由報*，2021 年 12 月 24 日 · <https://perma.cc/J3LQ-D75X>。

[56] 《打擊打擊“硬”，依管“軟對抗羅惠寧：粉碎“硬抵抗”，規範“軟抵抗”》*文匯報*，2021 年 4 月 16 日，<https://perma.cc/UE4N-BQS4>；鄭寶生《拆局：駱惠寧提規管“軟” 媒體教育料增監督投白票都算？》【解說：羅惠寧提到控制“軟阻力”；媒體預計但會受到更多監管；投空白票也算？】*HK01*，2021 年 4 月 15 日 · <https://>。

[57]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通過並生效，第 2 條。9。

[58] Austin Ramzy 和 Vivian Wang · “習近平告訴沉默的香港，政治權力屬於愛國者”，《*紐約時報*》，2022 年 7 月 1 日 · <https://perma.cc/P8AE-ZK66>。

[59] William Yiu 和 Ng Kang-chung · “香港各界爭相舉辦‘大陸式’研討會學習習近平講話。”*南華早報*，2022 年 7 月 6 日 ·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84242/hong-kong-sectors-rush-to-host-seminars-study-xi-jinping>；剛文 · “敦促香港公務員盡最大努力加強治理。”*中國日報*，2022 年 7 月 22 日 · <https://perma.cc/5Z88-MFQN>；師叔 · 李阿姨 · 《香港總統 25 歲，香港正全面學習貫徹習近平講話精神主權 25 年後全面學習習近平講話精神》*啟蒙*，2022 年 7 月 8 日 · <https://perma.cc/258X-GYCP>。

[60] Christine Loh · “中共吸納和說服的工具”，《*地下戰線：中國共產黨在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0；Edmund W. Cheng · “香港統一戰線工作和反動員機制”，*中國期刊*，第 1 卷。83，沒有。1 (2020)：1 · <https://>。

[61] 鄭寶生 · 《媒體教育料增監督投白票都算？》【媒體預計但會受到更多監管；投空白票也算？】*HK01*，2021 年 4 月 15 日 · <https://>。

[62] 《香港為何抗議》，*中國數字時代*，2019 年 6 月 12 日 · <https://perma.cc/X34F-GCP2>。

[63] Lydia Wong · Thomas E. Kellogg 和 Eric Yan-ho Lai · “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和公平審判權”，*亞洲法律中心*，喬治城法律，2021 年 6 月 28 日 · 1 · <https://perma.cc/C2VC-JQDG>。

[64] Lydia Wong · Eric Yan-ho Lai 和 Thomas Kellogg · “追蹤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影響”，*ChinaFile*，亞洲協會，2022 年 7 月 1 日 · <https://>。

[65] Lydia Wong · Thomas E. Kellogg 和 Eric Yan-ho Lai · “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和公平審判權”，*亞洲法律中心*，喬治城法律，2021 年 6 月 28 日 · 1 · <https://perma.cc/C2VC-JQDG>。

[66] Lilian Cheng · “Hong Kong FCC Axed Human Rights Press Awards to Avoid the Risk of Jail, Chief Cites Concerns about Court Independence under National Security Law”，《*南華早報*》，2022 年 6 月 12 日 ·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81360/hong-kong-fcc-chief-axed-human-rights-press-awards-avoid>。

[67] 同上。

[68]有關 2021 年 2 月 28 日參與初選的 47 人的更多信息，請參閱 Bill Birtles 和 Emily Clark，「香港 47 人。記住這些面孔、他們的考驗和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刻」，*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2021 年 7 月 7 日，<https://perma.cc/4XFB-RZ8Y>。

[69] Victoria Tin-bor Hui，「北京對香港的軟硬鎮壓」，*Orbis*, 64, 2, (2020): 295,<https://doi.org/10.1016/j.orbis.2020.02.010>。

[70] Christy Leung，「對香港支持獨立的‘老鼠’不留情面」，北京頂級智庫負責人如是說*南華早報*，2016 年 11 月 30 日，<http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050425/no-mercy-hong-kongs-pro-independence-rats-says-head-top>。

[71]例如，參見“美國隊長’被判入獄近六年”，*香港電台*，2021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hkrtf.org/>；“香港天安門守夜領袖被判處 15 個月監禁”，《*標準*》，2022 年 1 月 4 日，<https://perma.cc/QT2M-UJSH>。

[72] Suzanne Sataline，「他們是怎樣的武器？那隻是一個手電筒！」《*連線*》，2022 年 5 月 26 日，<https://perma.cc/NF88-68ZJ>。

[73]同上。

[74]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最近表示關注，“最近的法律援助改革通過阻礙人們尋求法律援助，進一步限制了獲得法律援助和自行選擇律師的權利，特別是那些根據《國家安全法》受到指控的人的權利。幫助他們選擇自己的刑事律師，並限制律師和大律師每年可以受理的司法審查案件的數量。”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中國香港第四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CCPR/C/CHN-HKG/CO/4，未經編輯的高級版本，第 1 條。33，2022 年 7 月 27 日，<https://perma.cc/YS7M-85C8>。香港政府發表反駁稱，“選擇律師的權利不是絕對的。擁有自己選擇的特定法定代表人不是一項權利。公平審判並不一定意味著一方必須由他或她自己選擇的律師合法代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反對不公平批評”，2022 年 7 月 27 日，<https://perma.cc/6A64-Y2QN>；Selina Cheng，“大律師說，禁止接受法律援助的人選擇自己的律師可能違反香港的基本法和人權法案”，*香港自由報*，2021 年 12 月 8 日，<https://perma.cc/82QH-TRAD>。

[75] Clifford Lo 和 Christy Leung，「紅衣主教 Joseph Zen 被香港國家安全警察逮捕」，*南華早報*，2022 年 5 月 11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77350/ex-scholar-tied-fund-protesters-arrested-hong-kong>；Chris Lau，「香港國家安全法：抗議基金面臨外國勾結調查以停止接受捐款，直到另行通知」，《*南華早報*》，2021 年 9 月 6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47752/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aw-protest-fund-facing-foreign>；Danny Mok、Christy Leung、Clifford Lo 和 Alvin Lum，「警方凍結星火聯盟為香港抗議者籌集的 7,000 萬港元，該團體涉嫌利用金錢謀取個人利益和獎勵」，《*南華早報*》，2019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042840/police-freeze-hk70-million-raised-group-support-hong>。

[76]香港法治觀察，“為什麼唐英傑必須向律政司支付 138 萬港元？”2022 年 7 月 23 日，<https://perma.cc/J7BE-78GJ>。

[77] Shibani Mahtani，“香港駁回美國律師在裁定批評者呼籲贏得警察有罪不罰的裁決中對襲擊的上訴”，《*華盛頓郵報*》，2022 年 2 月 7 日，<https://perma.cc/A7F5-BD3H>。

[78]同上。

[79] Samuel Bickett，“裁判官如何偽造證據將我送進監獄”，*Samuel Bickett 談香港法律與政策*（博客），2022 年 1 月 31 日，<https://www.samuelbickett.com/>；Shibani Mahtani，“香港否認美國律師在裁定批評者呼籲贏得警察有罪不罰的裁決中對襲擊的上訴”，*華盛頓郵報*，2022 年 2 月 7 日，<https://perma.cc/A7F5-BD3H>。

[80]香港公民社會的解體，國會-行政中國委員會聽證會，第 117 屆國會。(2022)（美國律師和活動家、喬治敦亞洲法律中心研究員塞繆爾·比克特的證詞）。

[81] Tony Kwok，“Paul Harris 作為主席對大律師公會構成生存威脅”，*中國日報*，2021 年 2 月 26 日，<https://perma.cc/7LNM-EEV8>。

[82] Hillary Leung，“香港大律師公會。據報導，前局長保羅·哈里斯在與國家安全警察會面後離開城市數小時。”*香港自由報*，2022 年 3 月 2 日，<https://perma.cc/2M46-KC8L>。

[83] Almond Li，*香港自由新聞社*，“多年來為‘小傢伙’而戰，香港鎮壓迫使英國律師逃離。”*衛報*，2022 年 6 月 2 日，<https://perma.cc/6XTL-XM65>。

[84]同上。

[85] “香港律師會應應住再次出發的歷史機遇” [Hong Kong Law Society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Historic Opportunity Afresh]，*新華社*，<https://www.xinhuanet.com/>，August.cc/8YSS-EKCU；張慶波，「“愛國愛港”取代【香港律師公會只有愛國愛黨才能樹立榮譽】」*人民日報*1月26日，2022 年，<https://perma.cc/U9C8-K84C>。

[86] Elson Tong，“‘震驚’：大律師公會稱聯合檢查站‘無可挽回地’違反了香港基本法。”*香港自由報*，2017 年 12 月 29 日，<https://perma.cc/5PJA-V9G5>。

[87] Candice Chau，“‘不是我說的’：香港律師協會。首席保羅哈里斯澄清安全法評論。”*香港自由新聞*，2021 年 4 月 29 日，<https://perma.cc/TC28-2RDT>。

[88]法新社，“新任香港大律師主任警告行業不要涉足政治”。*衛報*，2022 年 1 月 20 日，<https://perma.cc/GYM5-2ZRY>；Samuel Bickett，“香港大律師公會怎麼了？”，*Samuel Bickett 談香港法律與政策*（博客），2022 年 5 月 17 日，<https://perma.cc/TY9C-Z63Q>。

[89] Oiwan Lam，“香港的新聞自由在幾年內從令人滿意的情況下陷入‘困境’”。*全球之聲*（博客），2022 年 5 月 4 日，<https://www.rsf.org/en/index>；無國界記者組織，“世界新聞自由指數”，2022 年 9 月 27 日訪問，<https://www.rsf.org/en/index>。從 2022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開始，記者無國界組織改變了該指數的方法。參見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的 2022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兩極分化的新時代”，2022 年 9 月 27 日訪問，<https://perma.cc/69M8-FMLP>。

[90] Shibani Mahtani、Timothy McLaughlin 和 Theodora Yu，“香港支持民主的蘋果日報在政府壓力下關閉”。*華盛頓郵報*，2021 年 6 月 23 日，<https://perma.cc/38HZ-WY5D>。

[91] Shibani Mahtani、Timothy McLaughlin 和 Theodora Yu，“香港支持民主的蘋果日報在政府壓力下關閉”。*華盛頓郵報*，2021 年 6 月 23 日，<https://perma.cc/38HZ-WY5D>；Jessie Pang，“蘋果日報編輯、首席執行官在香港被拒絕保釋”。*路透社*，2021 年 6 月 19 日，<https://perma.cc/CA95-37WY>；Brian Wong，“香港國安法：前蘋果日報社長被指控與外國勢力勾結第二次被拒絕保釋”。*南華早報*，2021 年 8 月 13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44962/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aw-apple-daily-chief?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44962](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44962/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aw-apple-daily-chief?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44962)。

[92] Chris Lau、Natalie Wong 和 Brian Wong，“由於香港領導人林鄭月娥回擊外國對逮捕的批評，法院拒絕為 Stand News 的高級編輯保釋”。*南華早報*，2021 年 12 月 30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61513/hong-kong-leader-carrie-lam-denies-stand-news-arrests>。

[93] Jessie Pang 和 Edmond Ng，“香港市民新聞稱，立場新聞崩潰引發了關閉”。*路透社*，2022 年 1 月 3 日，<https://perma.cc/3A2H-3J84>。

- [94]有關背景，請參見 Vivian Wang，「香港廣播公司從特立獨行的聲音迅速轉變為官方代言人」，*紐約時報*，2021 年 11 月 12 日，<https://perma.cc/M2SH-V2VM>。
- [95]見 Louisa Lim ( 博客 )，2022 年 9 月 27 日訪問，<https://perma.cc/CRG3-X7KU>。
- [96] Thomas Chan，「香港大學生會之死」，*外交官*，2022 年 4 月 14 日，<https://perma.cc/D8E2-W7K8>。
- [97] Thomas Chan，「香港大學生會之死」，*外交官*，2022 年 4 月 14 日，<https://perma.cc/D8E2-W7K8>；Isaac Cheung，「學生會退出天安門守夜團體，香港聯盟」，*香港自由報*，2016 年 4 月 25 日，<https://perma.cc/ZZA2-V3XQ>。
- [98]「黃之鋒，香港抗議的典型代表」，*BBC*，2019 年 6 月 25 日，<https://perma.cc/9G99-XC35>；Tripti Lahiri，「香港 2014 年兩傘運動進修課程」，*Quartz*，2022 年 7 月 20 日更新，<https://perma.cc/9G99-XC35>。
- [99]《與香港騷亂相關的教育缺陷》，*中國日報環球*，2019 年 9 月 2 日，<https://perma.cc/BX6F-HSTZ>；Helen Davidson，「林鄭月娥指責香港教育系統助長抗議活動」，《*衛報*》，2020 年 5 月 11 日，<https://perma.cc/BX6F-HSTZ>。
- [100]陳浩謙，「至少有 80 名香港教師因反政府抗議活動被捕，教育署署長透露至少有四人已辭職或停職」，《*南華早報*》，2019 年 12 月 20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3043044/least-80-hong-kong-teachers-have-been-arrested-over-anti>；陳浩謙，「另外兩名香港教師被終身註銷，一名因「誹謗國家」而另一名因與抗議有關的罪行」，《*南華早報*》，2021 年 4 月 30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3131821/two-more-hong-kong-teachers-deregistered-life-one-defaming>。
- [101]張朝陽和鄭麗蓮，「香港專業教師工會別無選擇，只能「在北京特使警告它不再存在後解散」」，《*南華早報*》，2021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44834/hong-kongs-professional-teachers-union-saw-no-choice>。
- [102] Chris Tang Ping，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安全局，「[不允許通過解散逃避責任]」，2021 年 8 月 16 日，<https://perma.cc/842R-BPQZ>。
- [103] Joyu Wang 和 Lucy Craymer，「香港需要年輕的揮舞旗幟的愛國者，所以它擦除了教科書」，《*華爾街日報*》，2021 年 2 月 6 日更新，<https://perma.cc/7EUD-RU7R>。
- [104]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2020 年 6 月 30 日通過並生效，第 10，<https://perma.cc/7P97-GGVX>。
- [10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EDB Announces Guidelines and Curriculum Arrangements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2021 年 2 月 4 日，<https://perma.cc/9JNT-7ERV>。
- [106]「香港中文大學啟動愛國國家安全教育」，*自由亞洲電台*，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perma.cc/SU85-NR8C>。
- [107] Vivian Wang，「香港給學童的教訓：熱愛中國，不問任何問題」，《*紐約時報*》，2021 年 2 月 24 日，<https://perma.cc/53UF-2PVD>。
- [108] Utomo Sugeng ( 李俊傑 )，「二十一世紀香港宗教教育」[二十一世紀香港宗教教育]，*InMediaHK*，2020 年 7 月 1 日，<https://perma.cc/M2AM-38Q5>。
- [109] Jonah McKeown，「香港的宗教鎮壓可能很快惡化，基督教牧師警告」，*天主教通訊社*，2022 年 2 月 10 日，<https://perma.cc/BMS2-PYN6>。
- [110]路透社工作人員，「解說員：香港的「佔領」運動到底是為了什麼？」，*路透社*，2019 年 4 月 23 日，<https://perma.cc/YY7M-6UPK6UPK>。
- [111]「JSK 譴責香港逮捕 2006 年 Allan Au 研究員」，John S. Knight 新聞獎學金，2022 年 4 月 12 日，<https://perma.cc/CVH4-WAC8>；「香港抗議防衛基金受託人許寶強在機場被捕——消息來源」，*法新社*，*香港自由報*轉載，2022 年 5 月 11 日，<https://perma.cc/5WRW-WSRB>。
- [112] Peter Baehr，「國家安全法陰影下的香港大學」，*Society59*, no. 3 ( 2022 年 6 月 ) : 227，<https://perma.cc/5WRW-WSRB>。
- [113]「宣傳文宣標語「香港大學清除學生會民主牆上的宣傳材料和標語」」，*美國之音*，2021 年 7 月 13 日，<https://perma.cc/9SHV-R8EU>；Peter Baehr，「國家安全法陰影下的香港大學」，*Society59*, no. 3 ( 2022 年 6 月 ) : 230–231，<https://perma.cc/9SHV-R8EU>。
- [114] Tiffany May，「香港警方以「宣揚恐怖主義」為由逮捕學生」，《*紐約時報*》，2021 年 8 月 18 日，<https://perma.cc/YMZ5-XTL3>。
- [115] Cheng Kai-chi，「袁天邢福增留港助年輕牧師養壓力大增」[袁天佑和應福曾堅持留在香港，希望年輕牧師承受更大壓力]，*香港香港市民新聞*，2020 年 8 月 18 日，<https://perma.cc/H6DS-C83V>。
- [116] Editor's Desk，「信義會聯署反對協進會默認港版國安法」[香港信義會成員簽署信反對默許香港國安法]，*福音先驅報*，2020 年 6 月 10 日，<https://perma.cc/KWV5-U2M6>。
- [117] Danny Mok，「香港的基督教團體應該擔心國家安全法的限制嗎？」，*南華早報*，2022 年 5 月 5 日，<https://perma.cc/3WKE-JKE9>。
- [118] Greg Torode，「歷史性的秘密會議：中國主教、神父向香港神職人員簡要介紹習的宗教觀點」，*路透社*，2021 年 12 月 30 日，<https://perma.cc/3WKE-JKE9>。
- [119] 加強監管/SFB]1月2日1月28日2月2日2月2日-2月2日-5EL3。
- [120]《*天主教先驅報*》，「梵蒂岡特使：天主教鎮壓香港即將來臨」，2022 年 7 月 5 日，<https://perma.cc/LH6B-K8V6>；Yanni Chow 和 Anne Marie Roantree，「沒有牧羊人的羊：被政治撕裂的香港教會」，*路透社*，2020 年 8 月 5 日，<https://perma.cc/LH6B-K8V6>。
- [121] Yanni Chow，「沒有牧羊人的羊：香港教會被政治撕裂」，*路透社*，2020 年 8 月 5 日，<https://perma.cc/T65R-86MA>。
- [122] 22222222 麥家彥，「侵犯安全法」，*基督教時報*，<https://perma.cc/7P2V-5VS3>。
- [123] 國際基督徒關注，「香港牧師網絡因收緊空間而解散」，2021 年 9 月 6 日，<https://perma.cc/7QRE-SYK3>；蘇新奇，「港區國安法下對未來的忠實警惕」，*法新社香港自由報*，2020 年 10 月 8 日轉載<https://perma.cc/559N-XZ9P>。
- [124] 國際基督徒關注，「香港牧師網絡因收緊空間而解散」，2021 年 9 月 6 日，<https://perma.cc/7QRE-SYK3>。
- [125]「在香港，教會這些「不簡單」！」[在香港，這些教會不簡單！]，*人民日報*，2019 年 11 月 8 日，<https://perma.cc/GPB3-YP9Z>。
- [126] Gigi Lee，「襲擊香港新教教會後宗教團體害怕鎮壓」，*自由亞洲電台*，2020 年 12 月 9 日，<https://perma.cc/76RQ-M5BU>。
- [127] 海倫·戴維森 ( Helen Davidson )，「在牧師說匯豐銀行凍結賬戶後，香港警方突襲教堂時間」，《*衛報*》，2020 年 12 月 8 日，<https://perma.cc/NV4X-QUHL>；Denise Tsang，「香港社會福利部門呼籲恢復在欺詐調查中凍結的教會賬戶，以便繼續為城市無家可歸者提供服務」，《*南華早報*》，2020 年 12 月 10 日，<https://perma.cc/Z437-8ZYK>。
- [128] Sum Lok-kei，「逮捕禪宗樞機讓香港天主教社區感到寒意」，《*衛報*》，2022 年 5 月 16 日，<https://perma.cc/54SG-XTLV>。
- [129] Candice Chau，「香港天主教團體不會舉行天安門鎮壓群眾，理由是擔心國家安全法」，*香港自由報*，2022 年 5 月 24 日，<https://perma.cc/WP93-G8X8>。
- [130] Greg Torode，「梵蒂岡駐香港特使警告天主教會為鎮壓中國做準備」，*路透社*，2022 年 7 月 5 日，<https://perma.cc/54SG-XTLV>。

- [13]胡志偉 · China Association · “教會那六四天六月的日子” · 香港教會走過的第4天] · 2014年6月2日 · <https://perma.cc/E7AZ-5F8X>。
- [132]香港牧師網絡 · 《香港 2020 福音宣言》 · 2020 年 · <https://perma.cc/27D6-P42H> 。
- [133]何凱麗 · “香港‘戰場’社會工作者的危險角色：‘我怎麼能不這樣做？’” · 香港自由報 · 2020 年 6 月 12 日 · <https://perma.cc/AGN7-國標>
- [134] Brian Wong · “香港抗議：妨礙警察工作的社工維持定罪 · 但上訴後減刑至八個月” · 《南華早報》 · 2021 年 2 月 23 日 · <https://perma.cc/C8TS-7NRF> 。
- [135]鄭志祖 · 《》[社工總工會收容黑衣暴徒 · 破壞社工形象] · 文匯報 · 2021年8月21日 · <https://perma.cc/RF4C-QUBT> 。
- [136]何凱麗 · “香港‘戰場’社會工作者的危險角色：‘我怎麼能不這樣做？’” · 香港自由報 · 2020 年 6 月 12 日 · <https://perma.cc/AGN7-GBNH>; Rhoda Kwan · “香港律政司在 2019 年灣仔抗議期間 8 人因暴動罪名成立後上訴” · 香港自由報 · 2020 年 11 月 10 日 · <https://perma.cc/535X-XW5D> 。
- [137] Kelly Ho · “香港社會工作者在 2019 年演示期間被排除妨礙警察的罪名” · 香港自由報 · 2020 年 12 月 16 日 · <https://perma.cc/874J-BNYC> 。
- [138] Brian Wong · “香港社會工作者因在抗議中阻礙警察工作而被判入獄一年 · 因為案件引發工會的憤怒” · 《南華早報》 · 2020 年 6 月 17 日 · <https://perma.cc/5W6Y-Z7DY> 。
- [139] Brian Wong · “香港抗議：妨礙警察工作的社工維持定罪 · 但上訴後減刑至八個月” · 《南華早報》 · 2021 年 2 月 23 日 · <https://perma.cc/C8TS-7NRF> 。
- [140] Natalie Wong · “香港社會福利部門擔心改革選舉制度將壓制其對貧困人口政策倡導的聲音” · 《南華早報》 · 2021 年 3 月 12 日 · <https://perma.cc/Z3RC-E6KP> 。
- [141] “功能界別鐘令 · 張華峰死馬狄志遠擊敗民黨福界：泛人不投票支持我們民黨制異”贏得社會福利部門：我們很驚訝那些支持泛民的人沒有投票) · 公民新聞 · 2021年12月20日 · <https://perma.cc/SL6R-EUSJ> 。 Tik 以創紀錄的 18.27% 的投票率當選 ( 相比之下 · 2016 年選舉民主人士蕭家俊的投票率為 83.65% ) 。 羅家清 · “【立法會選舉：狄志源贏得社會福利界 · 成為唯一 to win], Hong Kong 01, December 20, 2021, <https://perma.cc/XDE3-EBNC> 。
- [142] Peter Lee · “‘模糊的紅線’：對取消‘危害國家安全’的香港社會工作者資格的計劃的擔憂” · 香港自由報 · 2022 年 6 月 7 日 · <https://perma.cc/FQ33-A6B8>;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 修訂附表 2 ) 公告 2022 年第 109 號法律公告 ( 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第 505 章 ) 第 39(2) 條作出 ) · 於 2022 年 7 月 22 日生效, <https://perma.cc/G9C9-LJUE> 。
- [143] Peter Lee · “‘模糊的紅線’：對取消‘危害國家安全’的香港社會工作者資格的計劃的擔憂。” · 香港自由報 · 2022 年 6 月 7 日 · <https://perma.cc/FQ33-A6B8> 。
- [144] Fengshi Wu 和 Kin-man Chan · “漸進式控制及超越：不斷發展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係” · 中國視角 2012 年 · 第 3 期 · 3 ( 2012 年 10 月 1 日 ) : 11 · 12 · 14 · <https://perma.cc/9LC8-CTR5> 。
- [145]另見香港公民社會的解體 · 國會-行政中國委員會聽證會 · 第 117 屆國會 · ( 2022 年 ) ( 香港 Unison 創始人兼前執行董事 Fermi Wong 的書面證詞 ) · [https](https://perma.cc/9LC8-CTR5) 。
- [146] KK Rebecca Lai 和 Austin Ramzy · “1,800 發催淚瓦斯：香港警方的反應是否恰當？” · 紐約時報 · 2019 年 8 月 18 日 · <https://perma.cc/VP8V-FPE9> ; 芭芭拉·馬科里尼 ( Barbara Marcolini ) · “我在乞求憐憫：香港的臥底官員如何發起血腥鎮壓” · 《紐約時報》 · 2019 年 9 月 22 日 · <https://perma.cc/MZ6N-3W56> 。
- [147] Darren Mann · “國家贊助的針對香港人道主義和衛生部門的虐待：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9 月” · 2022 年 8 月 18 日訪問 · <https://perma.cc/YU6L-VDEA> 。
- [148]布賴恩·黃 ( Brian Wong ) · “去年秋天 · 抗議者‘無意’延誤了消防員在停車場接觸學生的時間” · 《南華早報》 · 2020 年 11 月 24 日 · <https://perma.cc/NW7X-Z2YH> ; 香港觀察 · “外科醫生向英國議會提交香港警察違反醫務人員的證據並呼籲國際調查” · 2019 年 12 月 19 日 · <https://perma.cc/UP4X-4J67> 。
- [149]引自 Victoria Tin-bor Hui · “北京對香港的軟硬鎮壓” · Orbis64, 2, (2020): 301, <https://doi.org/10.1016/j.orbis.2020.02.010>; 香港觀察 · “外科醫生向英國議會提交香港警察違反醫務人員的證據並呼籲國際調查” · 2019 年 12 月 19 日 · <https://perma.cc/UP4X-4J67> 。
- [150]達倫·曼 · “香港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規範” · 通信 · 柳葉刀 394 · 第 3 期 · 10214 ( 2019 年 12 月 7 日 ) · <https://perma.cc/UP4X-4J67> 。
- [151] Timothy McLaughlin · “香港重振勞工運動” · 大西洋 · 2020 年 2 月 5 日 · <https://perma.cc/MXR5-3M3L> 。
- [152] Selina Cheng · “香港醫院管理局將向因處理 Covid-19 政府罷工而罷工的員工追討工資” · 香港自由報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 <https://perma.cc/UP4X-4J67> 。
- [153]張朝陽 · “香港的親反對派醫療集團受到官方審查” · 《南華早報》 · 2021 年 9 月 15 日 ·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48868/medical-group-aligned-opposition-hong-kong-comes-under> 。
- [154] William Yiu 和 Leung Pak-hei · “隨著新聞集團降低解散投票門檻 · 香港最大的公共醫療工作者工會選擇解散” · 《南華早報》 · 2022 年 6 月 25 日 ·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83066/hong-kongs-largest-public-healthcare-workers-union-opts> 。
- [155] Julia Hollingsworth · Wayne Chang · Elizabeth Yee · Ivan Watson 和 Teele Rebane · “香港押注零疫情 · 現在它正面臨‘可預防的災難’” · CNN · 2022 年 3 月 5 日 · <https://perma.cc/QC28-FYTC> 。
- [156] Julia Hollingsworth · Wayne Chang · Elizabeth Yee · Ivan Watson 和 Teele Rebane · “香港押注零疫情 · 現在它正面臨‘可預防的災難’” · CNN · 2022 年 3 月 5 日 · <https://perma.cc/QC28-FYTC> ; “隨著香港遭受致命的 COVID-19 浪潮 · 停屍房人滿為患” · Agence-France Presse 轉載於日本時報 · 2022 年 3 月 16 日 · <https://perma.cc/QC28-FYTC> 。
- [157] 香港公會醫公會《關於政府建立新機制引進醫生 ( 非本地醫療本地 ) 》 · 2021 年 2 月 17 日 · <https://perma.cc/4PYL-EPU4> 。
- [158] “11 名因暴動而被定罪的急救人員” · 香港電台 · 2022 年 1 月 28 日 · <https://perma.cc/9WBQ-YPHD> 。
- [15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醫院管理局分發內地捐贈的抗疫中藥》 · 2022年2月27日 · <https://perma.cc/EN9X-58K7> 。
- [160]香港公民社會的解體 · 國會-行政中國委員會聽證會 · 第 117 屆國會 · (2022), (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Patrick Poon的證詞), <https://perma.cc/J6GY-H98A> 。
- [161] Karen Cheung · “在香港 · 一所曾經的自由大學感受到北京的壓力” · 外交政策 · 2022 年 5 月 22 日 · <https://perma.cc/YX65-PQNW> 。
- [162]安東尼·達皮蘭 · 抗議之城：香港異議的近期歷史 ( 澳大利亞企鵝出版社 · 2017 年 ) ;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 ABC 深度新聞 · “恐懼之城：香港民主之死”[視頻文件] · YouTube · 2021 年 2 月 9 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FMs61\\_pwk](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FMs61_pwk) 。

[163] Michael C. Davis · 《讓香港成為中國：人權與法治的倒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0年）。

[164] Johnson Ching-Yin Yeung · “打倒硬抵抗·規範軟抵抗”：香港公民社會的證券化”，《中國製造》，第6期，第6期。3（2021年9月至12月）· <https://perma.cc/7UPX-VAXE>。

[165] Jerrine Tan · “香港的抗議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連線》，2022年8月4日 · <https://>。

---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